



怡堂散记 目录

序 言

卷 上

卷上序目：

散者，无头无绪不整不齐之谓。老医临症数十年，终日应酬不暇，得心应手之处，思欲记之，有时研砚而客至，有时执笔而饭熟，于是失者十之七。心之所向，欲舍不能，随时记忆，存于腹稿，大概不在途中则在枕上，此诊治之散记也。讲习古方，节录名言，蒐罗于寒夜，是涉猎之散记也。记虽不多，类而推之，其理不外是矣。

风痰七条	1
惊风发搐六条	2
春杪夏初多见发热不退之症治之屡验因记之	3
论暑月吐泻初起须用黄连香薷饮七条	4
甲辰秋时痢甚计其所见复论症记之二十六条	5
杂治得心随录可为法者二十二症	8
方脉治验随录十五症	15
病可治病家不知信任者录四	20
见而不能治者录四	21
见闻事实录四	22
妇人病	23
看虎口	24
小儿常有之病	24
幼科少见二症	25
华先生《中藏经》论治	26
喻嘉言先生议病式	27

与门人定仪病式·····	27
医家必读全《经》始知治法·····	28
诊治杂言·····	29
又论治体·····	30

卷 下

卷下序目：

读古人书全在得解，咽喉读过虽多何益？临病制方要从古法，不由规矩何以为工？医之为道，实万世岐黄之道，所言者天下之公言，非一家之私论。偏执之流，不以人命为重，各私其学于家，气候不分，寒热不辨，执守一方，终身行之而不悟，受其害者，何可胜纪？予欲唤转迷途，不辞苦口，将古人未畅之旨，醒出一二，启悟后来。愿学者，临症推详，以求合乎先贤之治，计其效验，归之大公，由是而深造逢原，私心自泯矣！

“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

故五脏盛乃能泻”解·····32

脾主长夏说·····32

秋伤于湿辨·····33

肝藏魂肺藏魄·····34

肝沉而肺浮·····34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34

三阳结谓之隔·····34

伤寒小解十条·····35

阳常有余阴常不足·····37

大家论治八条·····38

又录名言六条·····39

制方之难·····40

七方之制·····40

千金参麦汤·····41

桂附八味丸·····42

阴八味·····	42
六味丸·····	42
逍遥散·····	42
滋肾丸·····	43
玉屏风散·····	43
五苓散·····	44
地黄饮子·····	44
清燥汤·····	44
补中益气汤·····	45
清暑益气汤·····	46
葛花解酲汤·····	47
枳术丸·····	47
六一散·····	48
青蒿丸·····	48
火花膏·····	49
举卿古拜散·····	49
因病制方·····	49
药性解·····	50
人参·····	51
地黄·····	53
肉桂·····	54
附子·····	54
炮姜·····	54
白附子·····	55
款冬花·····	55
大黄·····	56
陈皮·····	57
厚朴·····	57
天麻·····	57

桑寄生	57
龙骨	58
黄土	58
盐	58
姜 枣	58
辰砂 琥珀	59
饭膏	59
甘草	59
节录名言医者当识	59
续刻落成喜而占此	60

怡堂散记 卷上^①

风 痰 七条

风痰一症，乳儿最多，四时皆有。大概冬春之交宜温散，荆、防、甘、桔、橘、半、生姜、杏仁、苏子之类；夏令宜清散，杏仁、牛蒡、梔子之类；秋令宜清润，枳壳、瓜蒌之类；冬令严寒，有用麻黄汤而解者。肺为娇嫩之脏，总宜疏解，不得妄投丸散。

肺虽喜润，胃中湿痰宜燥。小儿乳腻生痰，外症有鼻水，多涕泪。二陈为治痰总剂，合之前胡、桔梗、荆、防、苏子、枳壳、麦芽、杏仁之类，或加生姜、葱白，结者散之，保赤之善也。

肺喜润，润之中亦有分辨，如杏仁、苏子温而润者也，宜于冬春；杏仁、牛蒡散而润者也，宜于夏；杏仁、瓜蒌则清而润者矣，宜于秋燥，能知此等界限则用药不杂。

瓜蒌一味能发呕，易滑泄，乳儿无用瓜蒌之理。谷食之儿，燥火伤肺，嗽久不止乃可用之。

半夏毒轻，姜汁制而陈者性平，故可入君子汤；南星毒烈，实非良药，制以牛胆之苦寒，病久胶结或可少投，时行感冒无可利用之理。竹沥、姜汁之润下，海石之咸能软坚，尤非风痰可轻试者。

书云：蚕与马并属午火，在卦为离，主心。又云：蚕食而不饮，性燥，得湿则腐，得风则僵，故能宣风化痰，辛温之药也，

^①下署“古歌许豫和宜泊氏著同男培根树人伍培矿铸人伍孙毓珪执之校”。

风寒闭结者宜之，痰热结聚非所宜也。

肺为贮痰之器，只有开提一法为解化之用。世俗之化痰丸徒伤胃气耳。至若王隐君之礞石滚痰丸，为治顽痰怪症而设，于小儿有何干涉！

风痰乳滞，小儿轻病，不从疏解，而事丸散，杀儿实多，目睹心伤，为之苦口。

惊风发搐 六条

辛亥首春，嬰幼多惊风之患，此天行之病，气候使然。经曰，己亥之岁，上见厥阴，厥阴司天，其化为风。

小儿纯阳之体，冬月伏阳在内，生痰生热，乘春气而病发，惊风作矣。医家视其色脉，察其虚实，当为之清痰热，平肝风，则风熄而热平。粗工昧此，但持通套之方，予见用荆防柴葛者，病不能除而加甚，用羌活者一服而惊厥不回。因制对症之方，取效甚多，示以为法。

连翘 赤芍 炒山栀 天麻 钩藤勾 橘红 半夏 代赭石
茯苓 甘草

加灯心、金器同煎。

肝以散为补。荆、防、柴、葛皆疏散肝风之药，肝家有郁热，宜用以疏达肝木。病逢春旺，若再达之，是助纣为虐矣，故一概疏肝之品，皆此不用。连翘、赤芍、山栀、灯心泻心肝之蕴热，所谓实则泻其子也；天麻、钩藤所以平肝，代赭、金器所以镇肝，肝木既平，惊风自熄，再加二陈以开痰结而保脾土，盖风木旺则脾土自亏，泻其太过，补其不及。药虽平淡无奇而功用切当，未可移置他时者。医贵变通，必先岁气，举此可为法也。

凌氏子，患惊风，大便下青黄沫，日五六次，本方加白术、车前、冬瓜仁去灯心，二剂愈；仰氏子，惊作，日夜十余次，加辰砂、琥珀二分，二剂愈；毕氏子，摇头目窜，战栗不宁，加菊

花、桑寄生，二剂愈；茶园孙氏子，手足反张，面青咬牙，加羚羊角、川芎，二剂平，去灯心、山梔，再加当归、白芍，二剂愈；王氏子，食入作呕，除梔子、灯心、赤芍，加白术、藿香，二剂愈。此皆春二三月病也。

风木之旺冬至，后甲子日为始。经曰：“巳亥之岁，上见厥阴，厥阴司天，其化为风。”风令最早，小儿得春气之先，风胜则动，其病为搐。

岁气之病，各有所主。此专言巳亥之岁。如子午之岁，上见少阴，少阴司天，其化为火，火则旺于夏，钱氏泻心、导赤为对症之方；丑未之岁，上见太阴，太阴司天，其化为湿，民病吐泻、风痉、胃风，胃苓、羌活胜湿之类，甚则加黄连，又为对症之药也。

春杪夏初多见发热不退

之症治之屡验因记之 七条

小儿纯阳之体，四月为纯阳之月，若乾之上九，六阳皆现，小凡时感，多有发热不退之病。幼科用药，无非发散消食，甚致乱投丸散，胃气为药所伤，病不能去，食减人困，累成慢惊者有之。凡病已得汗，表既开而热不退，二便皆利，里无阻滞而热又不退，再发什么表？消什么食？予遵钱氏诀，制救阴煎，从时令上用药，经所谓“必先岁气，毋伐天和”者是也。八九月秋燥亦宜之。

生地 丹皮 麦冬 陈皮 茯苓 甘草

此方止六味，而归重救阴。外见有风症再加柴胡、防风，惊惕加钩藤勾，嗽加桔梗、杏仁，有痰或呕加半夏、苏子，吐乳加麦芽，泄加神曲、泽泻，大便不出加梨汁，小便不利加山梔、木通，唇红舌疮加连翘、山梔、贝母，午后夜间热甚加青蒿、地骨。

论暑月吐泻初起须用黄连香薷饮 七条

长夏暑湿当令，脾土受病，暴感时行之气，多有发热吐泻者。吐泻里症也，发热汗出表症也，口渴心烦，表里俱病，黄连香薷饮为对症之药，一服可平，再服可愈。庸俗不明此理，例用疏散消食通套之方，药病不合，徒伤正气，吐泻不止，精神已困，额热指冷，目陷神脱，虽名暑风，实与慢惊同类。病家恐骇，每每更医。医有见其额热、口渴，暑症犹在而用黄连者；有见其发热、指冷，表症犹在而用香薷者。不知吐泻大作，胃气暴伤，故目眶陷而四肢冷，暑邪内陷，故内热、口渴、心烦。其治法与初病不同。初病正气未伤，可服黄连香薷饮，故一服而效；及待胃气既伤而始用，是用于不可用之时也。一见目眶陷、四肢冷、长虫出，虽有额热、口渴、心烦等症，总以六君扶正为主；体素实者，少加土炒黄连于剂内；若囟门陷、面脱白，体素虚者，虽有热症，六君子只加扁豆花、黄土水甘寒之品，以清脾胃之暑。一切金石等丸摒弃不用，庶几十救二三。若汤丸乱投，十不救一矣！长夏秋初，小儿患此者，岁岁皆然。予前有参连饮之论，又有黄土稻花汤之论，皆属后起之功，点破机关，莫若黄连香薷饮劈头一服之为愈也。

新定黄连香薷饮

香薷 黄连 厚朴 麦芽 生扁豆 木瓜 陈皮 半夏 茯苓 甘草

分两量儿大小。

暑伤脾胃，解暑为急。故用香薷从外一升，黄连从里一降，药之拒力，二味为主，剂之偶者也；厚朴、麦芽以平胃气，扁豆、木瓜以和脾气，二陈和胃以行痰，水湿伤脾之症，何患不除？临症虽有加减，亦宜斟酌，不可轻易变乱，万万！

未至盛暑，霉月湿甚，多有风湿夹食之症，发热吐泻，又宜

香砂平胃、藿香正气等方。黄连香薷是暑热之药，风湿非所宜也。

暑邪初感，病气方盛，虽体质素虚，亦宜劈头一服，盖清急于补也。病经多日，目陷肢冷，虽有热症未除，亦宜六君扶正，盖补重于清也。

四肢冷不得用黄连，泻痢皆然。尤当视唇舌，唇舌绛红干渴，四肢虽冷亦有用黄连者，是用黄连又当以唇舌为准。壮热烦渴，吐泻初作，黄连生用。吐甚者姜汁炒，泻甚陈土炒，皆有分辨。

单吐而不泻者最恶，宜加代赭以镇逆。泻而不吐无热症，六君不能止者，钱氏益黄散是为对症之药。凡止泻，丸散优于汤剂，宜备用。

加钱氏益黄散

青皮(醋拌炒)三钱 白术(土炒)五钱 木香(面裹煨)三钱
诃子肉(同左)四钱 炙甘草三钱

共为细末，磁瓶收好，或用六君调下，或炒米水调下。

甲辰秋时痢甚计其所见

复论症记之 二十六条

河间云：下痢红白，俗谓赤热白寒者，非通作湿热处治。又云：寒则不能消谷，何由反化为脓也？又云：俗言寒热相兼，其说尤误。寒热异气，岂能俱甚于肠胃而同为病乎？通作湿热处治，此定论也。

问：下痢之本，必由夏伤于暑，常见时气传染，感而病作何也？

予曰：是人肠胃中本有伏暑兼有停滞，时气相引则病作。我无伏暑，何患时气？

问：下痢脓垢，白如豕膏，此何物也？

予曰：是肠胃中脂膏也。俗名刮肠痢，热逼肠胃，如刀刮而

下也。肠胃脂膏以厚为贵，刮则腹痛，腹痛则作努，而所下无多，非糟粕是脂膏也。刮多则肠薄。洁古云：宜黄连厚肠胃而止痢。玩“厚”字之义，自知刮肠之病也。

问：河间言“通作湿热处治”，古名家治案亦有用姜附而愈者何也？

予曰：此伤于瓜果生冷，或食烧炙之后饮冷贪凉而成，故其初起以温药佐之效。若屡进，必加甚矣。

凡痢疾身热脉大者不治。予重用芩、连一二服，热渐减，脉渐平者，续用调中之剂亦愈。

唇红口渴者不治。有用黄连、乌梅者，有人参白虎者，但得应药，即有转机。

见食即呕不治。《名医类案》云：方荫山治一小儿，八岁患时痢，日夜百度，食入即呕。以面作饼炙熟，分二片，以一片中空之，用木鳖子三个去壳捣烂，加麝少许，填入饼中，贴脐下，软帛系定，外用热鞋底熨之。待腹中作响，喉中有香气，即思食，食少进。是夜痢减半，三日后渐愈。予用此法治噤口痢多验，胜于用田螺多矣！

渴而思酒者不治。渴之甚，茶水不能解，故思酒。呕甚作哕声者不治。呕之声短，哕则其声重大而长。胃中空则邪热干之，实作呕作哕。呕出长虫者亦不治，皆验。

目陷神脱者不治。额汗指冷者不治。若欲救之，急用四君加木香、干姜，此芩连之过剂也。

长虫下多者不治。胃气败，虫不得安也。

粪门如竹筒者不治。茎头起白点者不治。

痢多曰肠胃热甚。有口角鼻门疮烂者，有腮肿牙疳臭烂者，有身发紫斑者，有肛门湿烂作痒者。此等见症，皆由初起不善治而得，或误服辛热药亦有之，与伤寒狐感冒烂发斑同类，不治之症也。若欲救疗，急须白虎汤加黄连。

下痢脱肛，有虚有实。虚者略努便脱，色淡而不甚肿，宜补中

益气汤，陷者举之。肛门痈肿，努甚脱出，色如紫李，身热脉大，此为湿热下逼，芩、连、山栀佐以理气升提之味。

肛门脱出不宜见风、洗冷水，犯之则难收。有痢止而肛不收者，湿水频洗，软帛托入，再用石榴皮煎水洗之，或用热醋沃新布折坐亦好。

用药有三法：霉令长夏湿胜于热，治宜从湿；入秋则热胜于湿，宜清热；秋深久亢则湿气尽消，燥气方胜，用药不宜燥利，盖痢甚津液既伤，燥与利皆损液之药也。

霉令湿胜，用平胃散加防风、葛根以升清气，少佐芩、连以清热，山楂、神曲行滞。一二剂后，再加赤芩、泽泻、车前以渗之。

入秋热胜，初宜柴、葛以升清，芩、连以泄热，厚朴、槟榔、木香以通肠胃之壅闭，车前、木通以导其湿热；食滞不行，神曲、山楂、麦芽以化之；腹痛甚，芍药、甘草以和之。热势稍平，然后芩、连可退，再加和胃之品。

发于秋深久亢，口渴唇燥，舌起黑煤者有之。津液大伤，贫士无力服参，予尝用沙参、麦冬、生地、甘草以生津液，少加芩、连以泄热，白芍、木香以和血行滞，变燥为润，因乎时也。痢有噤口刮肠之辨：噤口者，治在胃；刮肠者，治在肠。噤口者，得食便定；刮肠者热不除，虽能食亦死。盖脓垢从肠中刮下，始而肠薄，渐致肠化，湿热蕴于肠中，如痈脓之腐烂而化出也。

肠刮而腐化者多属小肠，故红痢，腹痛甚，痛甚则肠断而死，以大肠肥厚而小肠薄嫩也。

小儿夏月暑湿之热客于营卫，结成痒痢。入于肠胃则为泻痢。痢之红白如疖之脓血，脓血不尽则疖必不收，红白不尽，痢必不止。

其时疳痢并作者数人，皆用和解行滞之剂。疳先止，痢亦渐减。惟惊与痢并作者竟不能救。

溪南吴氏子，六岁，园中随赏桂花，其夜发热腹痛，天明下痢，上午惊作，连下数行。延予至已二更矣，急入诊视，额汗指冷，脉息已绝。后数日又一三岁子，亦于夜间发热腹痛，天明惊作，旋下白冻。延予至，见其病难救，不忍坐视，勉与平肝风、扶脾土之剂，六君加柴胡、钩藤、山栀、白芍、木香、车前，一服而惊稍定，二服而食稍进，但腹痛下痢不减，第三日清晨连下数行而脱。予所见惊与痢齐作者竟不能救。有惊定热退而后痢作者，又在可治之例。

有痢后作惊者，脾土亏败，肝木生风，亦不治之症。

痢后多有浮肿肚胀之患，大概服苓连之后，热症既除，寒症续起，四肢冷，皮色白而光亮者是也，总以补脾去湿为主，不得用辛热药。

有痢止未久而复作者，腹痛后重，粪后有脓血，名休息痢。此湿热伏于曲肠之中，最难速止。予用补中益气汤加白芍、木香、茯苓、车前子之类，多愈。

杂治得心随录可为法者二十二症

家虞部奕皇侄之孙，周岁，盛暑时病壮热烦呕有汗，是暑邪为患。初与香薷饮一剂，热不退，烦渴加甚。予曰：“时逢酷暑，热甚，宜加黄连。”服药后热稍平而症不减，呕渴人困，头抬不起，此热伤正气也。热甚务在必清，正气为热所伤，亦须急固。方用人参、麦冬、陈皮、半夏、茯苓、甘草、黄连、梔子、竹叶心煎服。次日精神起而热犹不退。予曰：“精神起则人参可除，热不退者清凉之力薄，当以生水之味佐之乃克有济”方用生地、丹皮、麦冬、黄连、山栀、石膏加以二陈和胃，连进二服，热退神安，烦渴皆定。小儿纯阳之体，暑为阳邪，最伤心脾二脏，热而烦者心受之，热而呕渴脾胃受之也。心受之则黄连、山栀，胃受之则石膏、竹叶。纯阳之体，无阴以制则热不能退，

故用生地、丹皮、麦冬生水以济阳，黄连得其资助而功始倍，更加二陈以和胃而胃气不伤，病因以愈。此症热经七日，认症的确，药有次第，故得以收功。使病家少有纷更，则变生不测矣。

风暑合病为暑风。暑喜伤心，风喜伤肝，此但有暑而无风，故虽热而惊不作，予故不用风药。

儿体本不虚，忽而神困者，是正气为热邪所伤，只宜泻热。人参只用一剂后即徐之，且大便二三日一次，里气不虚，若再用人参，必助邪为患矣。用药当见机者此也。

热退旬日，忽然又发呕渴如前，以俗情言，必曰复感。予曰：“此胃家余热未尽，天气过亢，余热复聚。”用养阴和胃稍加石膏。二剂而平。

奕皇侄之孙女，九岁，风湿发丹，遍身瘙痒三日，丹发未透，热未退，大便多日不解，腹痛，此寻常小病也。与疏托利湿消食之剂。其夜忽发惊风，目直大叫，手足搐搦，唇口连掣，少停又搐，一夜十余次，举家惊愕。延予至，初视之不解其故，再四推求，外无新感之风邪，内有未泄之湿热。据侍者云，因高处猫跳而受骇惊，由是而作。予曰：“脾经湿热断无作惊之理，因于惊则脾家所蕴之热乘惊而入于肝胆，是脾移热于肝病之变者也。此病在脾为湿，入肝则为风，肝得惊，风病斯作矣。其治法当疏肝胆之风，泄脾土之湿，表里一通，庶几骤解，稍迟病深则难救矣！为处一方：羌活、防风、天麻、钩藤、姜虫、全蝎、当归、赤芍、枳壳、大黄、山栀、木通、甘草，共十三味，其法盖合泻青丸、牵正散、四顺清凉三法，以成疏肝泄闭之方。一服而表里双解，其病如失。

义呈朱嗣琦兄孙，病春温，五朝大热不退，头痛烦渴，脉大，恶人与火，阳明邪热甚也。与小剂白虎汤。初用石膏三钱不效，加至五钱，又不效，病亦不加，但人倦耳。其家请易方，予曰：“药对症故病不加，药力轻故病不减，据症而论，无可易也。”用熟石膏一两、知母二钱、甘草五分、粳米二钱，再一剂

而热退。治麻痘石膏宜生用，《伤寒》方中石膏宜煨用。

胡旭如兄孙女，六岁，春中患发热头痛，呕吐，脉大，唇红如珠。予曰：“此胃热呕吐也。”用陈皮、半夏、茯苓、甘草、知母、石膏、粳米、煎一剂，愈。此病初作而用对症之药也。

汪利宾兄孙，发热呕吐，食少出多，长虫出自目眶陷，必烦不宁。方春木气旺，上冲于胃，宜泻肝和胃。用橘红、半夏、茯苓、甘草，加代赭二钱、水芦根五钱、黄连三分，一剂愈。泻肝热而用黄连，实则泻其子也。

岩镇潘氏子，十岁，壮热五日不退，目窜反张，头额红肿。医作惊风治，用牛黄抱龙等丸不效。请予治，诊其脉大。予曰：“此太阳风症，无汗为刚痉，今额上红肿，兼湿毒上攻，当从太阳处方。”用羌活五分，秦艽一钱。连翘、赤芍、苍术各八分，荆、防、蝉退、木通各六分，酒炒桑枝一钱。一剂病减十之三，二剂病减十之七。除去羌活、苍术，加入钩藤、菊花、炒梔子、马料豆，又二剂而痊。

岩镇方氏子，周岁，深秋无外症，夜间忽然吐乳一口，随发惊搐二次。初服表药一剂，搐不作，无热症，但夜间烦吵。又服广东抱龙、牛黄等丸，乳食如常，六日不大便。六日后又复发搐抽，出大便青黄色，微有痰，一连三日，抽掣无时。搐定时安卧能乳，不发热。请予治，予曰：“惊搐不由外感，无寒热痰食之患，此病从内发也。发时吐乳一口者，时方食乳，冲涌而出，非吐乳也。外症面色青，肝病也，手掣头摇，肝木生风之象。颅肿筋现，目生脂，唇口红，皆火象也。小儿纯阳之体，先天不足，不能制火，加之秋燥，衣棉早，郁遏太过，热从内生，上冲肝胆而作搐。病自内生，当从内治，用平肝养阴之剂。”生地、丹皮、麦冬、炒梔子、陈皮、茯苓、泽泻、钩藤、代赭，一剂。服药后胸中噎气，微有痰声。食乳后涌出痰二口，此隔间有阻滞。次日用分治之法：早用橘红、半夏、茯苓、石菖蒲，少加生姜，先服半杯以开其痰；午后用六味加参、麦，陆续夜服，搐虽

作而势渐缓。连守二日，搗定人倦，抱起时头尚摇，面色青，时作努恨声，此肝气未舒也。易以柴胡、钩藤、兰叶、茯苓、橘红、半夏、甘草，一剂而肝气舒。日间困倦，夜间啼吵不寐，复请予治。视其唇口，干，目生脂，舌有刺，头皮光急，青紫筋现，按之如热柿子，抱起时头倾不能竖。予曰：“颅胀如此，急宜养阴以平肝肾之热。”大剂六味加白药、龟版、磁石、羚羊角外，用涂凶法、导引法。二日而诸症略平，除去磁石、羚角，加入百合、龙骨，又二剂而颅收大半，夜亦安卧。五日后抱起，头可竖，目有神，命自制六味加麦冬、龟版，缓缓调之。

涂凶法：龙骨醋磨汁，摊青绢上，微焙温，紧束头颅，一日一换。

导引法：用肉桂三分，川椒三十粒，研细，少加白面、姜汁调成膏，焙热贴脐下及两足心，热手频护，二日后揭去。小儿阴不足，不能服桂、附，故用导法引热下行。椒性善下，胜于附子。

颅胀与凶填不同，凶门凸起为凶填，属心火，钱氏用泻心汤，颅胀则头皮光急，额角皆大，肝肾虚热上冲，六味地黄汤加重剂以镇之。

又有凶门不合，头骨分开，不病而颅解，此先天不足之质。其儿面皓白，目白睛多，又宜阴阳双补，六味加鹿茸、龟版。如无鹿茸，角胶代之。

岩镇程氏子，六岁，冒风伤食，发热，咳嗽，呕噤，不思食，此寻常病也。初服疏散消食药，呕咳不除，热不退，汗出气喘，以时感而见虚症，人渐困。请予治，已五日矣。诊其脉弦大，热不退，咳出痰沫，食入则呕，人极困，此秋热伤肺，正气虚，热邪留于肺胃，宜泻热以保肺气。所服荆、防、柴、葛、秦艽、赤芍、神曲、麦芽之类，皆非对症之药，故病日加甚。用沙参、麦冬、桔梗、甘草、茯苓、橘红、炒山栀，加竹叶心、粳米，煎。一剂安，二剂愈。解曰：发热喘嗽，热在肺也；呕渴不食，热在

胃也。故以甘、桔、梔子清肺，竹叶、麦冬清胃。药虽淡而功自专，且与质弱之儿相称，所谓补而不滞，清而的当者也。

海阳金氏子，十三岁，腹痛三年，杂治不效，发则喊叫不可耐，遇风则作寒热呕吐，汗出面青脉弦。予曰：“此风根也。”用桂枝、防风、柴胡、黄芪、白术、陈皮、半夏、白芍、甘草，加生姜，煎。二剂平，四剂愈。

湖边程芑堂兄子，十岁，久患牙肿不消，屡用吹药，脱去一齿，因大骇，请予治。予诊视无外症，令服六味地黄汤，不用吹药。为之立案云：“小儿纯阳之体，阴未足，每多热症，故钱氏以六味为主。治久患牙腮肿，不红不痛，非阳明风热可知，吹药过施，致损一齿。古方吹药多用冰硼，冰片辛窜之性，直透齿根，硼砂能柔五金化腐肉，所损之齿损于药，非损于病也。且内热脉数，时作耳闭，皆阴虚之明证，当此夏令，火旺金水俱亏，服药宜以养阴为主，一切吹药皆可不必。阴得所养则虚火自不上浮，齿患自然不作，‘治病求本’，此之谓也。”六味加麦冬、霍斛，蜜杵为丸服之，两月病不复作。

南源王氏子，患血舌，色若紫肝，自言作胀，无外症，或令以刀割出血，病当愈。其父不敢，襁负而求我诊。其脉数大，方用生地五钱，丹皮、赤芍、梔子各一钱，红花、犀角、菖蒲、枳壳、木通、甘草各五分，命以银针刺舌傍。服药二剂，刺处先退，又二剂，舌尖退出，再四剂而全。

邻人程氏子，十岁，夜饭后从戏台倒跌而下，赖人提起，回家当时呕吐，初吐出夜饭，续吐清水，扶坐床上，吐则以盆盛。天明请予看吐出之水，绿如菜汁。予曰：“此胆倒也。翻跌而下，胆汁倾出，汁尽则死矣。”为定一方：橘红、半夏、茯苓、甘草、枳实、竹茹六味为温胆汤，再加枣仁一钱，代赭石二钱以收正其胆腑，可名正胆汤。一剂吐止，二剂头目清而愈矣。固忆昔年曾见此症二处，不知治法皆不救。

溪南吴氏子，三岁，四月初食乌饭油腻而起发热腹痛，旋服

进二服，痢少减，食少加。再以石莲、石脂、白头翁、罂粟壳等味出入加減。去人参则食少，去黄连则痢多，人参、黄连竟不能除。守定一方，旬日而愈。予前所治惊后痢作，皆不得起，不意此子竟得成功，虽赖人参之力，亦由惊定而后痢作小有不同。

义呈朱藻卿兄子，周岁，时感发风痰之病，五日不解，延予治。时壮热烦渴，手强目瞤，咬奶咬唇，举家以为惊作。予曰：

“非惊也，此阳明热甚生风也。烦热汗渴皆白虎症。小儿纯阳之体，一冬蕴热，内伏阳明，因感惊风，引动伏热而病作。若随俗用化痰抱龙等丸，便不可救。”方用熟石膏五钱，知母、麦冬、炒栀子各一钱，枳壳、竹叶各五分，粳米一钱，长流水煎。一服而烦热减，二服而汗渴除，药减半再一服而热退，然后用甘桔、二陈清痰和胃而全。

张翼高兄孙女，九岁，素有蕴热、目赤、瘰癧之患。复感时疫，发热烦躁，遍身发出紫痧，间有青蓝色者，口鼻出血，有秽气，大便不解，书所称“胃烂发痧”，不治之症也，急与犀角地黄汤加元参、石膏、枳壳、木通。一服病无增减。次日分两加重，更加大黄二钱，连泄二次，热退血止，稍能食。再与凉血解毒之剂，数日而全。此以重剂救急症也，稍迟无及矣！

桂林洪氏子，五岁，发热腹痛，头皮光肿，此病之因于湿者，用平胃散加羌活、秦艽、神曲、木通，一剂。次日手足皆肿如秤锤。予曰：“此五肿也，脾家风湿循经而发。”加入独活、防风、桑枝、黄柏，腹痛甚再加枳壳、槟榔。一剂，大便连泄数行，遍身发出小水泡，头肿消，腹痛止。再与平胃加防风、神曲、赤苓、炒栀子。数剂，水泡退皮，手足渐消而愈。

绍村张氏子，六岁，腹胀如鼓，青筋现，能食而肌瘦内热，大便后有血，与香砂、枳术数剂，消未久而胀复作。彼求末药，方用广陈皮六钱，真神曲、赤茯苓各一两，鸡肫皮、五谷虫洗净炒各八钱，胡黄连五钱，大干蟾二只，共为细末，服完一料，腹胀消，肌肉生矣。

丙辰长夏，鄢霞侄之孙，周岁，患暑风，壮热唇红，一连四日，目窠反张，抽掣无定。视其胎气旺，能食乳，风暑皆盛，实症也。连用香菇、防风、柴、葛、黄连、石膏重剂调下益元散，全然不效。因思六淫之感，当重岁气。辰戌之岁，上见太阳。太阳膀胱之邪，当用羌活、黄柏，此黄连之所以不效也。复定一方：羌活、防风、秦艽、天麻、钩藤、黄柏、赤茯苓、桑寄生、滑石、甘草。一剂而抽掣减，二剂而热退搐定。掣多，筋弛，手足不利，续服和血养阴之剂，数月始能坐立。一时经历暑风症甚多，胃气未败者，皆用羌活、黄柏取效，岁气之应如此。

方脉治验随录十五症

江丽彩兄素有痰热手战之患，一日忽头眩呕吐，心烦狂叫，牙痛如锥又如虫行，口漱凉水，温则吐而易之，失水则痛叫不可耐，舌已咬碎，口不能言，心却明白，手虽战而能书，屡书“烧死也”三，字大便四五日不解，小便赤而少。脉弦滑，按之搏指。此因思虑过度，气结火郁，兼之平日好酒，湿热内蕴，结为实火症也。病在胃，不可用下药，以大苦寒之剂降之。

生地黄一两(捣汁) 丹皮二钱 麦冬三钱 黄连五分 炒梔子一钱五分 花粉 知母 枳实 木通各一钱 生石膏二两 竹叶心一钱五分 犀角(磨汁)一钱

长流水煎，连服二次，药后稍平静，二便利，痛定，口不漱水，夜少卧。次早用逍遥加减：

柴胡 薄荷 生地 丹皮 茯苓 炒梔子 陈皮 半夏 甘草 竹叶 琥珀

二剂愈。

程氏子，年少好酒，每醉必吐，吐甚带血，心中嘈杂。此是胃家血，宜安胃，不得作血症治。

陈皮六分 半夏曲六分 茯苓一钱 甘草三分 沙参一钱
麦冬八分 老米二钱 干荷叶五分

一剂定，二剂愈。

此治江丽彩兄次日事也。时有议予用药过甚者，予以此方示之。凡治急症如救焚拯溺，刻不容缓，治缓病当用调和之法。轻重缓急，用药之权衡也。

胡依莲先生孙媳，产后五朝，发热腹痛，小便不利，服产后通套之剂，病反甚，夜请予视。诊其脉弦大，唇红面赤，目怒心烦，少腹胀痛已极，昏闷者数次。予曰：“此恶阻膀胱也。徒利水则恶不行，破恶则水不利，宜二法并用，或可救急。”丹参三钱，桃仁、归尾、赤芍、红花、元胡、泽兰、车前、木通各一钱，柴胡、升麻、枳壳各六分，琥珀研末四分，急流水煎服。夜半进药，天未明，恶水并行而解。

雄村曹氏妇，年三十余，霉雨初过，日气方蒸，园中摘苋而归，发寒热一日夜，小便不利。次日头痛腹胀，或烦或呕，服药病加甚。予过其地，邀入求救。诊其脉弦大，发热腹胀，坐卧不能，势甚迫。予曰：“此风、暑、湿三气合而为病也。”与胃风汤调服天水散。未时进药，申时小便，酉时热退。药病相当，所谓迎刃而解也。胃风汤即平胃散加防风。

渔梁胡氏妇，年四十，久不乳，忽内热头昏，两乳作胀，以手捻出鲜血。医用逍遥、归脾，胀甚，血愈多。予曰：“脉弦大，肝热也。”用生地、丹皮、生白芍、青皮、泽兰、车前、炒栀子、麦芽，二剂平，四剂愈。

黄备张绪周兄内人患头痛，痛在额，甚至自撞墙壁，已半年矣。杂治不效，予制都梁丸与服，十日而痊。

福林侄孙妇，早寡，姑老子幼，素多忧郁，内热食少，胸中隐隐痛不安卧者旬日，忽呕出脓血数口。诊其脉滑数，按之无力，病似肺痈。肺痈为实症，脉无力，难胜重剂，因请亲家汪赞禾先生商酌。议曰：脉无力，屡言心中难过，宜以轻剂消息。

治之甘、桔、牛蒡、茯苓、橘红、贝母、紫菀、泽兰数味。次日忽大吐盈盆，尽是脓血。予曰：肺痛咳唾脓血无此之多，一涌而出，胃脘痛也。脓血去多，理应重补，虑其不净，犹与橘红、茯苓、料豆、银花、桔梗、泽兰、甘草等淡剂，以涤胃中余秽。二日脓血已尽，人虽困，能食粥，然后用黄芪、狮党、麦冬、归、芍、生地、丹皮、茯苓、贝母、甘草等补剂。幸能受补，分两日加，调理半月而痊。

江振饕表兄至日换皮袍受寒，怯寒发热，服温散之剂，微汗，热已退，时作寒战，小便不利，势甚迫。夜半请予视，诊其脉，细弱无力，平日小便点滴，汗出之后，点滴全无。用茯苓三钱、人参一钱、肉桂五分。服药后小便利，安卧而愈。

孝廉朱直如，年四旬，得软足病，五年不愈。望其颜色，肌肤犹在丰腴之例；聆其声音嘹亮如无病人；问其平日保身之道，但言心事有之，一切颇知自爱；切其脉则举指弦大，重按有力。合四者而论，非虚症也。既非虚症，治宜除病。

风从上受，湿从下受，湿伤筋则筋纵不能束骨，骨重难以行，久而失治，致成痿痹者有之，为著痹者有之。

人身之受病，如器之受物。湿流于身，久而不去则生热，热气上浮，致有头旋眼黑之患；流于经络，致有足膝动掣之患。脉来弦大有力，有力者，病气旺也，非气血之有余也。素多痰，亦湿热也。欲治此病，当先去湿，湿去则筋强，筋强则骨健，筋骨强健，举步自然轻捷，不言补而补在其中矣！

茅苍术三两 黄柏一两 薏仁二两 茯苓 五加皮 萆薢
天麻各二两 广陈皮 半夏各一两五钱 甘草一两

共制为细末，用嫩桑枝四两熬汁迭为丸，绿豆大，早服三钱，开水送下。

六淫之邪乘虚不乘实。软足病虽由湿伤筋始得之，时亦必乘虚而入。病久且深，已难提出，服清利湿热之药一月，病无增减者，实有其病当之，故略觉松耳。道路既开，于前再以淡渗之味

加入坚骨强筋剂中，攻补兼施，亦一法也，为定第二方：

赤白首乌 杜仲 牛膝 枸杞子 巴戟天 虎胥骨 茯苓
薏仁 泽泻 五加皮 黄柏

鹿筋熬膏，和蜜为丸。

服第二方三个月，自秋历冬，弦大之脉渐平，筋骨稍强，步履渐觉轻便，但言腰部虚似欲人扶。予曰：腰者肾之府，补肾当君地黄，药无二君，首乌易地黄。时值寒冬，脉已平，黄柏理应除去，薏仁味淡亦可除。用大熟地六两，加黄芪三两，附子一两，以鼓动一阳来复之气，再加陈皮一两，利膈消痰，能使全方活动，守至春回，自当渐入佳境。春回步履渐轻，束装北上矣！

后坞张薪传兄，感时气传染之热症，经旬不解。一日请予治，入其室，闻呻吟之声，诊之身热脉大，一日夜不小便，少腹胀痛欲死。予曰：“此热邪传入太阳膀胱腑，急宜五苓散下之，稍迟膀胱坏矣！”茯苓三钱，猪苓、泽泻、白术、桂枝各一钱，长流水煎服。未逾时，小便如注，床上床下成流，汗出倦卧，病逐渐解。此仲景伤寒大法也。

侄孙乾吉，得传染热病。时值深秋，初感面暗指冷，医以为寒，疏散药中用桂枝、附子、煨姜，一剂人事昏沉，热不退。予适病足，其母泣而求救，勉强往视。诊其脉数大，目瞪口张，唇焦舌黑，以指探之，枯槁如铍。予曰：“热才三日，津液虽伤，断不如此之甚，是津液为药所伤也。急救津液，更无他法。”用大生地一两，大麦冬五钱，知母、丹皮各二钱，柴胡、青蒿各一钱，生甘草五分，加梨汁冲服。徐徐进药，尽一大剂，人事渐明，舌稍润。再一剂，热退能食。次日午后忽大寒振，口鼻俱冷，其母急走来告。予曰：“无恐，此变症也。尔回身已热矣！”小柴胡中犹加知母、麦冬，数日而痊。传染时令，七日和解居多，予用大剂急救津液是医药，非医病也。时令传染多有似寒症者，香苏饮为妥当。若遇孟浪之辈，动辄姜、附、桂枝，杀人甚速，

录此以为戒！

文学汪绎如，初夏得心病，有似颠狂之状，彻夜不成寐，举家惊愕，甚可虑。服药旬日，有用逍遥加味者，有用补心丹者，有作痰治用胆星者，作火治加黄连者，皆不效。请予治。诊其脉弦大，重按无力，唇红面赤。予曰：“脉大无力，非实火也。此由用心过度，心火上浮，不能下交于肾，肾水虚不能上潮于心，当用交通心肾之法。以予自服八仙长寿丸，辰砂为衣，令早晚各服三钱，纳心火于肾水之中，以成既济之象。服之数日，神安脉静，守服此丸，病遂愈。予治心肾不交，用六味地黄丸，辰砂为衣，效者甚多，是能以法治病者。

旌德木匠黄老三，病寒热头痛，初服疏散药，头肿如斗大，额上皮绽渍出黄水，服清震荡不效。七日不大便，小便亦少，诊其脉滑实。予曰：“此湿热壅甚，当服清利之剂。用连翘、赤芍、枳壳、防风、槟榔、厚朴、大黄、木通、生甘草。一剂二便利，肿微消。除去大黄，加入料豆、菊花，二剂而愈。

西干汪氏女，年十八，将出阁，传染时热病，适逢经后，热入血室，十四朝而热解，头发尽落，竟成一秃子，不能嫁。请予治，予曰：“发为血之余。热伤血，故发落重。宜养血兼服丸药，趁此初亏，发或可生，久则难出矣。”四物加阿胶以养血，柴胡以疏达肝气使之上升，发之生必兼火气，再加枸杞以补木中之火。服之两月，发渐生，半年而盈尺。此是因热邪所伤，非本气内亏，故能应药。治热病多服黄芩。发秉火气而上生，养血中宜加补火之味，若用桂、附，反伤其血，惟枸杞一味，润而不燥，此用药之善也。次年出阁，发长可绾矣！

张光远兄第五媳，劳伤小产，血多一空而脱。予在近邻，夜半叩门求治。诊其脉已绝，身尚温，微有鼻息，其家以为死矣，欲放平。予曰：“且慢！”问：“家有人参否？”答曰：“有参一钱。”予曰：“足矣！”用当归一钱同煎，以匙呷之，徐徐尽一酒杯。静候片时复诊，视脉微续，唇口微动。服二剂，安卧，至

天明能食粥；再与归脾汤二剂而起。此症有不死者三：予在近邻一也，家有人参二也，命勿放乎三也。三者缺一死矣！此时用药只有参、归二味，气血双提。若再加一味，便非治法，且不能受。

病可治病家不知信任者录四

胡仰山兄素善饮酒贪凉，病因于湿。湿之在外者，浸淫两足，溃烂而出，不尽则臀生疔，肛门肿。湿之在脾肺者，则生痰作嗽，上为喘呼，不得卧，喘甚则汗大泄。数见脱象而复定者，胃气强，肾气不败也，予用肾着汤：

茯苓三钱 白术 半夏 泽泻各一钱 干姜五分 料豆二钱
(大豆黄卷更好)

长流水煎服。

因痰而嗽治在脾，因湿生痰当利湿，湿从下受著于肾，故用肾着汤加半夏以润肾，而以料豆泄肾之湿也。药力缓，服之二日无太效，其家不信，竟服金匱肾气汤，数日而死。

萧氏女，年十五，日随母织麻，一春多雨，坐处常湿，湿从下受，致有脚气之病。始而右足肿痛，服药未已，左足又肿，漫种不红，渐生寒热，甚致头目眩晕。治之不善，患延一月，请予治。时目直头仰，腰背反张，人事不醒，已成痉瘲之症。予曰：

“此脚气上攻之病，风湿在经，久而失治，渐传入脏，急宜从经解散，可望生机。”方用羌、独、桂枝、秦艽、萆薢、苍术、防己、川芎、橘红、半夏、石菖蒲、透翅、木通、甘草，加酒炒桑枝，共成一剂。其家畏用羌、独，另请他医，先与苏合丸，续投温补之剂，竟成不救。

潭渡黄氏妇，患腹痛，痛在胃脘，烦呕不能食，日夜不成寐。延予治，时病旬日矣！诊其脉滑大，体素丰腴。见其痛甚作晕，且与和胃理气，一剂不效，次日复诊。予曰：“腹痛久，脉当沉细。

寸口滑大而数，此胃脘痛也。”病者又言一月之前，大便曾下恶血，近来不下，其痛有如雀啄之状，此胃中积瘀，渐作痼脓无疑，必待呕出脓血，其病方解。脓尚未出，方用桔梗、甘草、连翘、花粉、茅子、银花、赤芍、丹皮、归尾、乳香、贝母、枳壳为一剂。饮药些须，无大验，病家以为荒唐，遂更医，为之一叹！

上里江氏妇，患休息痢二年，虽愈而肠垢未尽，能食，体渐复，怀孕之后，不时犹有坐努之弊。至产后，大便自前阴出。医用分利提补之剂，半年不效，坐努难任，请予治。予曰：“大小便并出前阴，非肠交也；不自肠痛致病，非肠溃也。大便日夜十余次，前出者十之七，后出者十之三，是必大肠易位，而小肠犹故道也。大肠之所以易位者，必由临产用力而就前阴，产后不归谷道，致成斯病。且肠本有垢，垢则滑，轻车熟路，久而成惯。坐努无时，此致病之由也。欲归谷道，当先实肠，肠实则水谷自分，再与多服补中益气汤，庶几可望大气旋转。若大气不升，糟粕不聚，无返本之期矣！”其家无力服参，遂寝予议。

见而不能治者录四

邻翁程彤有，体素强，无血症，年近七旬，忽呕血，脉弦强，与以清热平肝之剂，血遂止。一月后，胸中忍忍，又吐数口，服药又止。一日忽吐出肝一块，重两许，再吐如棋子大者五、六，遂困顿不食，数日而逝。

小溪项锦洲兄长媳，久嗽咯血，内热人困，延予治，时病数月矣。诊其脉，弦数，按之无力。予曰：“此火盛灼金之症。时值夏令火旺，与以泻火葆金之剂，守至秋金得令，再望生机。”所服煎剂，大槩参、麦居多，丹皮、茯苓、紫菀、百合之类出入加减，一日吐出肺两块，竟如熟猪肺，胸中忍忍痛，再用参麦加入白及、阿胶等味，遂不应，未几而逝。

邻翁何天一患腹痛，痛甚频下，大便黑如炭，小便如墨汁，腹

痛日夜不止，食入作呕。用芍药甘草汤不应，六君不应。自言胸中作烧，加入芩、连又不应。其人平日好酒，恒蓄烧酒于家，无所不醉。老年不胜曲蘖，此肠胃腐败，无治也，数日而逝。予前所见酒客得病，下如败酱，如漆渣者数人，皆不治，但未有如此之黑也。

大便下血者不死，小便尿血者多死。予曾治毕文高兄溺血二三年一发，甚至岁发一二次，服补中益气加炒黄柏、山栀，数剂而止。年过七旬，服药无效，竟以尿血死。后又见胡秉轴兄、毕振宇兄尿血成条，药皆不应，愈月而死。

见闻事实录四

一族兄卖水为生，好酒，夏月卧处常湿，病寒热旬日，遍身发出疮疥，一疮中生一虫，痒不可耐，以针挑取，小者如粟，大者如米。或令以鸡蛋摊饼贴之，不能遍及。江藕塘先生命采桑叶一石，晒干铺楼板，夜卧其上。桑叶能去风湿，虫闻桑香，尽皆钻出，再以黄柏、苦参作汤浴之，数日而愈。医者意也，此不药之药也。

尤松年先生云：“一人病咳经年，皮肤甲错，肌肉尽脱，胸中隐隐难过。作肺痿治，久不效，自度必死。时逢初夏，枇杷正熟，医令取黄熟枇杷三十斤，去皮核，熬成膏，约一大斗，每日早晚开水溶服二合。服未毕，咳止胸开，皮肤渐润，肌肉渐生，此润肺之功也。”肺喜润，脾喜燥，润肺之药多不利于脾，二冬之类是也。枇杷色黄，味甘能补脾土以生肺金，胜于二冬多矣。此其所以效也。

一人久患鼻渊，浊涕腥秽，无肯与近者。时逢长夏，医命取艾茸四两，摊作两饼，用新瓦两片烈日中曝热，摊艾茸于凹，几上先安一枕，以额抵之，冷则频易，数日而病除。此谓之日灸，针灸相对，脑寒去矣。大凡病久不愈者，药未至病所耳。

江斯荇兄作客湖南，见一行主人，风疾在榻，交易写算尚能应客。一游方卖药者，在门拥挤多人，有碍客商，行主人恶之，命驱去。卖药者顾谓主人曰：“勿驱我，我为尔起足疾。”主人耐之，至夜沽酒邀入卖药者，问：“足废几年矣？”对曰：“三年矣。”又问：“痛否？”对曰：“阴雨时掣痛。”问：“此地有骡马坊否？”对曰：“有。”引至坊中，铲取骡蹄底下皮两许，至行中酒洗瓦炙为末，瓶中倾出炙过乳香一钱，和入，分三日淡酒冲服，三日之后，下榻移步。再服一料，足疾愈矣！江斯荇兄亲见其治。归以问予曰：“骡蹄治风疾，书有之乎？”予曰：“未之见也。”问：“何以能速效？”予曰：“骡马善行去风，其力在蹄，加乳香借酒力安得不速！阿胶，驴皮所煎，尚能去风，况骡蹄乎！”

此四者虽在方书之外，实在理法之中，录之足以广医家之见识。

妇 人 病

妇人孕八九月，乳流出者，名乳溢，血气旺也，所见甚多。广陈皮五分、醋炒麦芽二钱，煎服自愈。室女年大乳流出者，名乳泣。多隐而不言，有其母代求药者，予以黑逍遥治之，未几出阁而病愈。中年妇乳胀流血，名乳衄。三十年曾见姚氏妇。今又见张氏妇，初流血，续出黄水，予亦以黑逍遥愈之。此三种皆可治之病也。

室女、少妇，天癸未行，有每月鼻衄者，有每月齿缝中出血者，名齿衄，又谓之倒经，皆经水逆行之病。予所治多人，方用四物加丹参、栀子、元胡、益母之类，月季花一朵同煎，天癸行而衄止。

看虎口

钱氏看小儿脉纹，男左女右，取决于虎口之次指，未有究其义者。予考之《素》、《灵》，恍然悟曰：以其属阳明之脉之根始也。阳明之脉起于大指、次指之端，两阳合明，故曰阳明。阳明常多气多血，有病则先应之。小儿纯阳之体，更于此乎？始故即于此，以观其变焉可也。

先师有言：小儿之脉见于虎口，亦犹大人之脉见于寸口也。又云：三关直透者不治。屡验。

看脉纹“辨三关”是近世幼科一诀。三关之中，复有曲里弯外，青紫黄红等语，屡试多不大验。莫若以色浮而显者为邪在表，色隐而暗者为病在里，青紫为惊热为实邪，浅红为虚热，青黑而沉为寒为痛，黄白为虚而无热，一切惑人之处皆可尽扫。盖以视幼吉凶多决于精神面目，所重不在此也。

小儿常有之病

一曰痢。痢之为病，小儿常有之。诸书皆言积惊成痢，故有“惊风三发便为痢”之语。大概肝主惊风，初作之时，不为疏解，便投金石丸散，使邪留于心包肝胆之中，久而不除，生痰生热，触著便发，或目直喊叫，摇头手掣，口吐白沫，或卒然昏仆不知人，或作猪声羊声，鸡犬牛吼之声，后世遂有五痢之名。阴阳之别，多方杂出，莫非雄、硃、金、珀、胆星、牛黄、铅粉之类，愈治愈深，逼成坏症者有之。予治此症，惟以肝主惊风为本，得之未久，体质旺者，用钱氏泻青丸去龙胆加橘、半以疏豁之；病久体弱者，用逍遥加橘、半以疏达之，搐鼻散不时嚏之，兼以调和胃气，久久自除。

一曰疝。疝之为病，虽发于肾，实本于肝，虽始于寒，实成

于热，时发时好，肿一睾丸，故名偏坠，邪伏厥阴之经不移之病也。小儿多有之，皆由坐卧湿地而得。古人治疝每用寒热兼施之剂，亦有初生月内即患此者，湿则有之，寒则必无，不可以温药急攻。予制治疝煎方：柴胡、青皮、钩藤、香附、梔子、橘子、川楝、山楂子、荔枝核、茯苓、料豆、泽泻之类出入加减，外用橘叶、葱、艾三物煎洗，久久自除。

一曰魃病。巢氏云：妇人怀孕，有鬼神导其胎中，妒嫉小儿，致令此病。其状微微下利，寒热往来，毛发狰狞，情思不悦也。《于金论》亦云：魃者，小儿鬼也。乳子未能行，其母腹有孕，令儿渐渐羸瘦，骨立发稀，大便不匀，乃魃病也。治当用紫霜圆下其魃，乳后以益黄散补之，令儿断乳即安。予谓：妇人乳子情意所关，腹既怀娠，生气注于胎，虽乳何益？《淮南》有言：“男子艺兰，美而不芳；魃子得乳，萎而不泽，情不相往来也。”此真透达之言。鬼神之说，无足为据，速令断乳为是。

一曰无辜瘡。无辜鸟名，啼时两颌扇动如瘰癧之项。小儿肝热目暗，颈核累累，状类无辜，因以为名。后人穿凿，遂谓儿衣夜露不收，为无辜鸟羽所落，感而成病，荒唐之甚！予用逍遥加减，缓缓调理，愈者甚多。

幼科少见二症

黄滨徐外甥女七岁，下白。儿不自知，其母疑焉。夜卧时以帛垫其身，始识其病，请予治。予曰：“女子二七任脉通，始有赤白带下之病。任脉未通，带脉未成，何以得此？是必脾经有湿，兼禀母气而然。”用陈皮、白术、茯苓、山药、薏仁、扁豆、芡实、白芍、甘草，九味为末服之止。其女出阁逾年，一产而脱，体气早亏之过。

萧方来兄子，天姿聪敏，十岁时即有梦遗盗汗之患。用六味加龙骨、龟版以静摄之，以龟、龙皆潜藏灵物也，久服病渐止。毕

婚后竟以损症早逝。

华先生《中藏经》论治

夫病有宜汤者，宜圆者，宜散者，宜下者，宜吐者，宜汗者，宜灸者，宜针者，宜补者，宜按摩者，宜导引者，宜蒸熨者，宜暖洗者，宜悦愉者，宜和缓者，宜水者，宜火者，种种之法，岂惟一也。若非良善精博，难为取愈。庸下浅识，乱投汤圆，汗下补吐，动使交错，轻者令重，重者令死，举世皆然。且汤可以涤荡脏腑，开通经络，调品阴阳，祛分邪恶，润泽枯朽，悦养皮肤，养气力，助困竭，莫离于汤也；圆可以逐风冷，破坚癥，消积聚，进饮食，舒荣卫，定开窍，缓缓然参合，无出于圆也；散者能祛风邪暑湿之气，撼寒湿浑浊之毒，发散四肢之壅滞，除剪五脏之结伏，开肠和胃，行脉通经，莫过于散也；下则疏豁开塞，补则益助虚乏，灸则起阴通阳，针则行荣引卫，导引则可以逐客邪于关节，按摩则可驱浮淫于肌肉，蒸熨辟冷，暖洗生阳，悦愉爽神，和缓安气。若实而不下，则使人心腹胀满，烦乱鼓肿，若虚而不补，则使人气血消散，肌肉耗亡，精神脱失，意志昏迷；可汗而不汗，则使人毛孔闭塞，闷绝而终；合吐而不吐，则使人结胸上喘，水食不入而死；当灸而不灸，则使人冷气重凝，阴毒内聚，厥气上冲，分坠不散，以致消灭；当针而不针，则使人荣卫不行，经络不利，邪冷胜真，冒昧而昏；宜导引而不导引，则使人邪侵关节，固结难通；宜按摩而不按摩，则使人淫随肌肉，久留不消；宜蒸熨而不蒸熨，则使人冷气潜伏，渐成痹厥；宜暖洗而不暖洗，则使人阳气不行，阴邪相害；不当下而下，则使人开肠荡胃，洞泄不禁；不当汗而汗，则使人肌肉乱绝，津液枯耗；不当吐而吐，则使人心神烦乱，脏腑奔冲；不当灸而灸，则使人重伤经络，内蓄痰毒，反害于中和，致于不可救；不当针而针，则使人气血散失，机关细缩；不当导引而导引，则使人真气劳败，

邪气妄行，不当按摩而按摩，则使人肌肉腠胀，筋骨舒张；不当蒸熨而蒸熨，则使人阳气偏行，阴气内聚；不当暖洗而暖洗，则使人湿灼皮肤，热生肌肉；不当悦愉而悦愉，则使人神失气消，精神不快；不当和缓而和缓，则使人气停意折，健忘伤志。大凡治疗，要合其宜。脉状病候，少陈于后：凡脉不紧数，则勿发其汗；脉不疾数，不可以下；心胸不闭，尺脉微弱，不可以吐；关节不急，荣卫不壅，不可以针；阴气不盛，阳气不衰，勿灸；内无客邪勿导引；外无淫气勿按摩；皮肤不痹勿蒸熨；肌肉不寒勿暖洗；神不凝迷无悦愉；气不奔急勿和缓。顺此者生，逆此者死。脉病之法，备说在前。

喻嘉言先生议病式

从上古以至今时，一代有一代之医，虽神圣贤明，力量不同，然必不能舍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也。故治病必先识病，识病然后议药，药者所以胜病者也。识病则千百药中任举一二味，用之无不通神，不识病则歧多而用眩。凡药皆可伤人，况于性最偏驳者乎！迩来习医者众，医学愈荒，遂成一议药不议病之世界，其夭枉可胜悼哉！欲破此惑，无如议病，病经议明，则有是病即有是药，而不知者必欲执药性为去取，何其陋耶！

与门人定议病式

某年、某月、某地、某人，年纪若干？形之肥瘦、长短若何？色之黑白枯润若何？声之清浊长短若何？人之形志苦乐若何？病始何日？初服何药？次服何药？某药稍效、某药不效？时下昼夜孰重？寒热孰多？饮食喜恶，二便滑涩，三部九候，何候独异？二十四脉中何脉独见？何脉兼见？其症或内伤，或外感，或兼内外，或不内外。依经断为何病？其标本先后何在？汗、吐、下、

和、寒、温、补、泻何施？宜用七方中何方？十剂中何剂？五气中何气？五味中何味？以何汤名为加减？其效验定于何时？一一详明，务令纤毫不爽，起众信从，允为医门矜式，不必演文可也。

某年者，年上之干支，治病先明运气也。某月者，治病必本四时也。某地者，辨高卑燥湿五方异宜也。某龄、某形、某声、某气者，合色脉以图万全也。形志苦乐者，验七情劳逸也。始于何日者，察久近传变也。问药物验否者，斟酌己见也。昼夜寒热者，辨气分血分也。饮食二便者，察肠胃乖和也。三部九候何候独异者，推十二经脉受病之所也。二十四脉见何脉者，审阴阳表里无差忒也。依经断为何病者，名正则言顺，事成如律度也。标本先后何在者，识轻重次第也。汗、吐、下、和、寒、温、补、泻何施者，求一定不差之法也。七方大、小、缓、急、奇、偶、复，乃药之制，不敢滥也。十剂宣、通、补、泄、轻、重、滑、涩、燥、湿，乃药之宜，不敢泛也。五气中何气？五味中何味者，用药最工之法，寒、热、温、凉、平，合酸、辛、甘、苦、咸也。引汤名为加减者，循古不自用也。刻效于何时者，逐款辨之不差，以病之新久，五行定痊愈期也。若是，则医案之在人者，工拙自定，积之数十年，治千万人不爽也。

医家必读全《经》始知治法

医家始读岐黄书，识其病之所生，不能通悟治法，以全书古奥难于记诵，多有弃而读后世浅近之书者。滑伯仁、张介宾、汪翊庵诸公，节取经言，载成《类纂》，虽为医门捷径，而日复一日，渐失全经。因思汉末华先生《中藏经》祖述岐黄，备言治法，盖由《素》、《灵》浅而出之者也。华先生神于医，有破腹浣肠之技，而独述经言，不为奇论，是欲以规矩绳后世，不以长技授人，其虑远矣！予自少至老，苦读全经，仅足知医，行之

一字，多有未备。询乎医道之难言也。仲景长于汤液针灸之法，间一及之。宗仲景者，续称大家。予习其方以应时变，所遇必欲针灸及按摩导引诸法者，百中一二，亦尝用之。古法中又不徒以一方毕乃事也。近世以来，惟尚虚名，不求实学，徒有医之名，而无其实。千思百虑，启悟后人，于华先生论治之外，更录喻嘉言先生议病式，为医家诊治之大法。后之学者，能从此法，不难入仲景之门，望岐黄之道矣！

诊 治 杂 言

凡视病初起，未药时，最宜斟酌。一病到手，轻易勿论形色。脉象一有疑焉，便不可忽。初起服药一差，如领路的错了赶回来，岂不耽误！

举业重首艺，为将重先锋，讼嶽贵初供，善奕者不失先著。病起用药一差，势必加甚。更医诊视，务须振衣揭领。小误不难持正，若大虚似实，大实似虚，以寒为热，以热为寒，冰炭之分，霄壤之隔矣！经言“毋实实，毋虚虚”，“损不足而益有余”，如此者，医杀之耳！

凡病初作，服轻剂。病未减，后手略一斟酌，不难取效。若开手孟浪，病势日加，最难接手。稍不说明，罪归后犯。

一病到手，小有疑义未决，恰值匆忙，用药且宜从缓，若疑团未解，妄施猛烈之剂，一或有差，追悔无及！

有寒邪未解，误投凉药，谓之入井下石；热邪未发，误投热药，谓之抱薪救火！此时医病乎？医药乎？予有一诀：人以胃气为本，且与冲和之剂，养其胃气，俟其胃气稍回，然后审症用药，是急脉缓受之一法。若胃气不回，药虽对症，亦难受矣！

亦有大病初起，医家诊治不差，或药料不精，或服药太少，药力未到，病势不转，病家势必更医。接手之辈，若是法家，必承上文而言求所以不效之故，推进一步，益求其精，自然对症。

若换一低手，或贪功嫉能，颠倒是非，误人性命者多矣！此又在病家之信任也。

庸工药误，煎剂犹可，丸散更甚。丸散可以藏拙，庸工多用之。煎剂有方在，其误易见。丸散之误何处捉摸？

散者散也，丸者聚也。古方之用散，是以药料为粗末煎服若干，虽名散，犹是汤也。

宿购丸散，相习成风，愚夫愚妇多受其害。予前集已言之矣，未达不敢尝，明者自晓，何待予言。

丸药长于补，无病而调养者宜之。标病力在驱邪，汤剂可以救急。间亦有宜丸散者，务当面配制，不以一毫隐晦存乎其间，使服者坦然无疑。致若怀秘方，索重价，非君子之道也。

尝见人有疾病，自谓知医，初起时自服一剂，及待病进，然后求医，只缘把医道看轻了。《礼》云：“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俗语又云：卢医不自医。知医者，欲人知医师之工拙，非自治之谓也。

门外好名之辈，轻举送方，本不知医，无足为怪。世其业者，多执成方以应变，幸中之处固多，而失手之处亦复不少。惟愿后起者，能于失手之处清夜自思，吾知其必有进矣！予生老山乡，见闻不广，所治验者，皆吾歙风土所生之病。岐经有南北政之论，风土气候之不齐，又未可以予言概也。其所问者，辨症之法，寒热虚实之分，万殊同归一理，故于古圣先贤卷帙之中，寻出脉络，以渡金针，斯则予之苦心也。

又论治体

张、刘、朱、李是医家必读之书，糊口之辈，多略而不详。翻庵先生约而释之，以救时弊，医门之捷径也。《准绳》、《医统》、《景岳全书》、《辨症录》等编，是病家查阅之书，非行道之书也。

怡堂散记 卷下

“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脏盛乃能泻”解

经曰：“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脏盛，乃能泻。”是精藏于肾，非生于肾也。五脏六腑之精肾实藏而司其输泻，输泻以时，五脏六腑之精相续不绝，所以成其坎而位乎北，上交于心，满而后溢，生生之道也。经又曰：“阴之所生，本在五味。”褚尚书澄曰：“精血者，饮食五味之秀实也。”故东垣立言，首重脾胃，脾胃一亏，生化之源绝，精何由生？肾气虽强，可坐而败。可怪今之治虚损者，专以补肾为事，是不明“肾者主水”之文。若以精为肾所主，则何不曰“肾气盛乃能泻”，而曰“五脏盛乃能泻”也？藕塘居士有云：“钱粮贮在库中，库中不出钱粮，所谓民脂民膏者是也”。善补肾者，当于脾胃求之。

脾主长夏说

时行长夏，湿令当权，即今之霉月也，俗称芒种，逢壬入小暑，重庚出者是也，居岁之中央，正脾之用事，湿土主之，何尝寄旺于四季哉！《中藏经》曰：“脾主四季，正旺长夏。”此言可为定论矣！四季独寄旺于长夏者何？盖火能生土，土得火而旺也。东垣氏谓君火持权，不与此子，以其中央旺极之日而君火占之，恃父势也，火势退而秋初矣。湿土之令补而足之，即今之木樨霉者是其验也。若谓四季各旺一十八日，徒有其言，并无确据，惟以之配合七十二日以成一岁之纪则可，若以之主治主时则不可。

也。

河间《原病式》云：“长夏属土，地之体也，庶物隆盛之时也，万物至此，无不长茂，故曰长夏。长字当读上声，读平声者非也。”理亦近是，并存之。

秋 伤 于 湿 辨

东垣李氏云：暑者季夏也。季夏者湿土当令之候也。君火持权，不与之子，湿土之令不行也。湿土之令虽不得行，必终于行，故于申之分，不与君火争其权，至酉之分，乃得其权，故发于大暑以后也。此经所谓“秋伤于湿”之所由来也。然燥气又为秋之正令，其所主时，必先让湿土之令过而后行，是以迟至白露后始见，盖以六气配四时，当分六步看，不得以四季拘。喻嘉言解作“秋伤于燥”，虽多演文，亦非无据。予为之断曰：“伤于湿者秋之始，伤于燥者秋之终也。”

又：秋主阳明燥金，谓秋伤于湿者，湿，客气也；燥，主气也。经言“未至而至曰病，去而不去曰病。”湿应去而不去，是以秋伤于湿也，是客气伤于主气也。春伤于风，夏伤于暑，冬伤于寒，辞理皆顺，时字伤令字也。独秋伤于湿，作令字伤时字读者不疑也。乘秋则肺先受之，故上逆而咳，肺朝百脉，故发为痿痹，或曰冬寒夏暑，皆天地之常。彼留而不去之湿，或偶一有之，非常气也，岂能如寒暑之岁岁皆然？予曰：《内经》原为病设也，若一于正气而无留邪，则无病矣。天地或无必留之气，人身则有留邪之病，不必尽人而病也。但有其留之者，则为“秋伤于湿”也。

又，汪赤厓读经有言：《难经》以右肾为命门，谁不知其误撰？而赵养葵为之穿凿，喻嘉言改经文为“秋伤于燥”，是偏执之聪明，后世亦有附会其说者。

肝藏魂肺藏魄

魂，阳也。肝主血而藏魂，阳入于阴也。魄，阴也。肺主气而藏魄，阴附于阳也。凡人昼则魂出而用事，魄乃藏于肺，夜则魄出而用事，魂乃藏于肝，魂魄之出入若参商然。问：魂魄从何出入？答曰：魂从目中入，目合则魂藏，多梦纷纭，肝不藏也。魄从鼻中出，鼻息宁则魄藏也。

肝沉而肺浮

《难经》论“肝沉而肺浮”，有浮石、沉香之喻。予以浅言出之：肺属金，而反浮何也？气举之也。肝属木而反沉何也？血实之也。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经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又曰：“风雨寒暑，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两人同时遇风，则虚者病矣；两人同时遇病，病与人身之元气交战，壮者气胜则病退，怯者气馁则病进，是以仲景立法，以元气为主。

三阳结谓之隔

三阳结谓之隔。三阳：手太阳小肠，足太阳膀胱也。结者，燥也。小肠膀胱主津液，肺胃之液下输肠与膀胱二腑，受液则传导易肠，既结，不受胃之液，则其液上溢而为涎，于是结者愈结，溢者愈溢，如之何可治？

三阳结而服润剂，未吐涎则可。若涎涌而食不下，不能润肠

反滋其液，是速其毙也。如欲服药，究竟以六君为是，脾喜燥而恶湿，胃液不行，肠于何润？

粪如羊矢者为三阳结，治在肠；大便溏而哽，治在胃。

伤寒小解 十条

六淫之邪自伤寒始，故经言“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仲景推广经言，著《伤寒论》。原始也，冬伤于寒，病不即发，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此“暑”字作“热”字读，即经言“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其有冬时严寒，感而即发者，为正伤寒。在太阳可用麻黄、桂枝，直中三阴，可用真武、四逆。其时一阳之复甚微，肃杀之气正酷，寒邪新感未变为热，非辛温大热之剂冲动不开，故其立法如此。至若寒变为热，由渐而传及时行传染之热病，只与伤寒比类。依仲景六经传变之方，随症加减，无不取效。东南风土，春夏秋燥之令而患热病者，大忌辛热，不可轻投。

又，

经言：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热虽甚，不死，其两感于寒而病者，必不免于死。尝读东垣《此事难知》，问：两感从何道入？答曰：伤寒一日，太阳与少阴俱病。太阳者腑也，自背俞而入，人所共知；少阴者脏也，自鼻息而入，人所不知。鼻气通于天，故寒邪无形之气，从鼻而入。

肾为水脏，水流湿故肾受之，表里两感，脏腑俱病，欲汗之则有里，欲下之则有表，故死。然人之体质有虚实，病之所感有浅深，感之深者必死，感之浅者犹或可救，故立两感方以待好生之君子用之。

大羌活汤：

羌活 独活 防风 防己 黄芩 黄连 苍术 白术 细辛
甘草各三钱 知母 川黄 地黄各一两

共为粗料，每服一两，水二盏，煎至盏半，热饮一大盏。不解再服，病退则止。

若有余症，依仲景法随经治之。

予又闻先辈有言：两感者感而复感也。老幼体弱之人，皆无此病，强壮者有之。体弱之人一感已觉难任，慎重而调治焉，故热虽甚不死。强壮之人，恃其气血，不肯服药，病虽未作，邪实未除，数日之间，复感于寒，后至者入，前至者传，前至者传，后者随之。是以一日之间，太阳与少阴俱病，二日三日，如之六经皆受邪，水浆不入不知人，六日死。予曾见病两感者数人，皆出强壮，皆系六日死。前辈称此病为“打好汉”，信然。因制两感夺命汤，辨之早，或有可救：

麻黄 桂枝 杏仁 附子 细辛 甘草

二日加葛根、黄连，泄加干姜、白术、茯苓，谵言加石膏。

三日加柴胡、黄芩，囊缩而厥加吴萸。

东垣以表里齐受为两感，后世以感而复感为两感，然实有此二种，究竟齐受者急，复感者稍缓，后学宜并知之。

又，伤寒与时疫有同处，有不同处。其同处在传经；其不同处伤寒有直中症，时疫无直中症。以时疫由于传染，而又非严寒之令也。

又，直中之伤寒，阴未伤，急宜救阳，故有真武、四逆诸方。热病之伤寒，烁伤阴液，只宜救阴，故姜、附不可犯。

又，凡病时疫传染，多起于发热恶寒，俗医不识，误用桂枝姜附，有鼻衄者，有牙肿痛者，有服药之后烦躁不宁者，有延数日而发斑者，明医视此，必重用清凉。倘能应药渐解，多系所误之轻者。若连进姜附，继以参芪，邪得补而愈虐，阴竭胃槁，口燥唇焦，旬日而死者甚多。病家不知，反归怨于凉药。医家若遇此等，必先与病家任事之长者反复说明，然后用药。

又，误用桂枝姜附，冬春犹可，若时值夏秋，流金烁石，津液先亏，岂堪任此！所以仲景云：桂枝下咽，阳基则毙。

又，尤可怪者，俗以有房室者为阴症，而用姜附，不思有房室者，阴已先亏，用姜附更竭其阴，殆矣！仲景之用姜附，是寒邪直中之阴，所谓“无热恶寒”者也，非房室之谓也。

又，或问：房劳而得热病者，何以治之？予曰：房劳之人，阴已先亏，热邪乘虚陷入，与妇人热入血室同例，清热养阴是其治法。

又，俗言伤寒宜禁谷食，尤不得食粥，不知出于何典？仲景方首称桂枝汤服药须臾，啜稀粥一碗，以助药力，胃气自然充畅，邪不能入，汗复易出，所谓“汗生于谷”。法之至神妙者，不读仲景书，何足语此！

又，

予读《伤寒论注》十余家，有析疑者，有穿凿者，虽所见不同，要皆以惜元气惜津液为主。元气固当惜，而津液为尤甚。书云：火燃枯鼎，虽赤而气不升，注之以水，则气自来矣。求汗于血，生气于阴，信哉！

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朱彦修有“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云：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为气，地之阴为血，故气常有余，血常不足。天之阳日也，常明不息，阳有余也；月盈则亏，阴不足也。人之阴血应月，故男子十六而精通，女子十四而经行。是有形之后，犹有待于乳哺水谷以养，阴气始成而可与阳气为配。故古人必三十、二十而后嫁娶，可见古人之善于摄养也。男子八八而精绝，女子七七而经断，人身之阴，只供三十年之用。以此难成易亏之阴，情欲无涯，若之何而可以供给也！其为不足也明矣！养阴之说可不先讲乎！

俞子容曰：近时医者多执前人“肝常有余，肾常不足”之说，往往举手便用平肝之剂。《圣济》经云：“原四时之所化，

始于木，究十二经之所养，始于肝。女子受娠一月，厥阴肝经养之。肝乃春阳发动之始，万物生长之源，故戒怒养阳，使先天之气相生于无穷。”所以肝主色气，和则体泽，气伤则枯槁。故戒怒养肝，是摄生之切要也，不可泥平肝之说。

王安道云：三焦，焦字取火能腐物之义。火之性自下而上，三焦者始于原气，由于中脘，散于膻中，皆相火之自下而上也。其曰上焦纳而不出，下焦主出而不纳，其纳其出，皆系乎中焦之腐熟，焦之为义可见矣！

大家论治八条

张子和云：气一也，因所触而变为九。《内经》有九气不同之说。东垣发脾胃之论，统而为一，以升降之振衣揭领之法也。故《直指方》有橘皮一物汤治诸气病。

子和云：河间治五志，独得言外之意。凡见喜、怒、悲、思、恐，皆以平心火为主。致于劳者伤于动，动便属阳，惊者骇于心，心便属火，亦以平心火为主。今之医者不达此旨，遂有寒凉之谤。

丹溪云：凡腹痛之脉，皆见沉细。寒、热之辨，在缓与数，不在大小。痛处要分上下左右，是气？是血？是痰？是食？虽喜按亦有属实症者，故诸痛无补法。

丹溪言：人身气血冲和，而病不生。一有拂郁，诸病生焉。苍术、抚芎总解诸郁。郁在中焦，苍术、抚芎开其气以升之。假如食在气上，提其气则食自降矣！

又云：郁者，结聚而不得发越也。当升者不得升，当降者不得降，当变化者不得变化，传化失常，六郁之病见矣！

河间《原病式》云：凡病热甚，则郁结而气血不能宣通，神无所用而不遂其机，随其郁结之微甚，有不用之大小焉。是故目郁则不能视色，耳郁则不能听声，鼻郁则不能闻香臭，舌郁则不

能知味。至如筋骨痿痹，不能为用者，皆热甚郁结之所致也。

洁古云：静而得之为中暑，动而得之为中热。中暑为阴症，中热为阳症。避暑于深堂大厦者名中暑，阴寒所遏，阳气不得伸越，大顺散主之。若行人农夫，于日中劳役得之，名曰中热，必肌肤大热，大渴引饮，汗大泄，无气以动，此天热外伤肺气，苍术白虎汤主之。所病虽有动静之殊，其为天暑一也。大顺散中甘草最多，干姜、杏仁、肉桂次之，三物皆妙用，盖温剂也。吾恐不能解暑反增内烦矣！

世俗不明，类曰夏月阴气在内，大顺散为必用之药，其误人也甚矣！夫阴气非寒气也，盖夏月阳气发于外，而阴气则在内耳。岂可视阴气为寒气而用温热乎？阴果为寒，何以夏月则饮水乎？人之六腑为阳，五脏为阴，如肝肾之阴。阴在内，阳之守也。肝肾之阴非肝肾之寒也。作如此看，痴人亦当唤醒！

又录名言 六条

“诸痛为实”，“通则不痛”二语甚确。凡痛必喊叫，非实而何？

凡治病不可损胃气。胃气一伤，病皆滋长，轻者重，重者死矣。

年少妇人病久发泽者无妨，血未伤也。

凡小儿面黄腹大，发如枯草者，不可服消燥药。血已伤也。

肥人之身，以火为宝，瘦人之身，以湿为宝。故肥人不任清凉，瘦人不任温补。

肝以散为补，心肾以收为补，脾以燥为补，肺以润为补，肠胃以通为补。古人有以大黄为补剂者，肠胃团结不行也。

制方之难

《素·灵》一书，但言脏腑经络受病之源，见于脉象、针灸而外，只治之以兰，治之以鸡矢醴，及饮以半夏汤等语。君臣之制，补泻之方，大小奇偶，正治反治之法，示其意而已。仲景为制方之祖，《伤寒》、《金匱》二编，因病立方，神妙无匹！后世名流大家窥其奥旨如洁古、海藏、河间、朱、李等公，莫不师其意而推广之。门外好名之士，经旨未明，广制成方以待病，遂致群方杂出，医学无宗。东垣《局方发挥》批驳殆尽。东垣以往，能知用古者，即良医也。制方之难，非后世所能及。今录七方之制以为法，再举数方以为用，方之门径，后之学者从此推求，庶可渐通制方之义矣！

七方之制

方有七：大、小、缓、急、奇、偶、复是也。

张从正曰：大方有二，有君一臣二佐九之大方，病邪不一，不可以一二味治者宜之；有分两重而顿服之大方，肝肾及下部之病，远道者宜之。小方有二：有君一臣二之小方，病邪专一，可一二味治者宜之；有分两小而频服之小方，心肺及在上之病宜之，徐徐细呷是也。

完素曰：肝肾位远，数多则其气缓，不能速达于下，必大剂而数少，取其迅速下行也。心肺位近，少则其气急，不能升发于上，必小剂而数多，取其易散而上行也。经曰：补上治上制以缓，补下治下制以急；急则气味厚，缓则气味薄，适其病所而中道，无越其制度也。

王冰曰：假如病在肾而心气不足，服药宜急过之，不以气味饲心，肾药凌心，心复益衰矣。

完素曰：圣人治上不犯下，治下不犯上，治中上下俱不犯。故曰诛伐无过者，命曰大惑。

从正曰：缓方有五，有甘以缓之之方，甘草饴蜜之属是也，病在胸膈，取其留恋也；有丸以缓之之方，比之汤散，其行迟慢也；有品件众多之缓方，药聚则递相拘制，不得独骋其性也；有无毒治病之缓方，无毒则性纯缓也，有气味俱薄之缓方，气味薄则长于治上，及其至下，药力已衰矣。

好古曰：治主宜缓，缓则治其本也，治客宜急，急则治其标也。

从正曰：急方有四，有急病急攻之急方，中风、关格之病是也；有汤散荡涤之急方，下咽易散而行速也；有毒药之急方，毒药能上通下泄，以夺病势也；有气味俱厚之急方，直趋于下而力不衰也。奇方有二：有独用一物之奇方，病在上而近者宜之，有药合阳数，一三五七九之奇方，宜下不宜汗是也。

完素曰：小承气奇之小者也，大承气、抵挡汤奇之大者也，因其攻下而为之也。桂枝、麻黄，偶之小方也，葛根、青龙偶之大方也，因其发汗而用之也。偶方之制有两味相配之偶方，有古之二方并用之偶方。古谓之复方，皆病在下而远者宜之。有药合阴数二四六八十之偶方，宜汗不宜下是也。

好古曰：奇之不去复以偶，偶之不去复以奇，故曰复复者再也。王太仆以偶为复方，七方之中，有偶又有复，岂非偶乃二方相合，复乃数方相合乎！

千金参麦汤

东垣云：三伏之日为庚金受囚之日，肺属金，畏火，实甚。暑月逢庚，金之气下伏于肾水之中，谓之母藏子宫、子隐母胎。暑退而秋金得令，故不能生水。《千金》参麦汤能引肺金之气下藏于肾，金水相生，制方之妙义也。

桂附八味丸

阳根于阴，古人欲补阳先补阴。如盏中无油，那有光焰？纳桂附于六味之中，是为灯烛之光，真补阳之药也。真阳命火也，命火在坎宫，故以八味补之。干姜、附子是仲景驱寒之药，非补阳也。

阴八味

生人之禀赋不齐，阴阳各有偏胜，药为补偏救弊而设。六味加桂、附，治相火不足，真阳衰惫，王冰所谓“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尺脉弱者宜之。桂、附易知、柏，名阴八味，治阴虚火动，骨痿精枯，王冰所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尺脉旺者宜之。予体素多热，自少耳鸣梦泄，五心常热，服知、柏五十年，并无寒中之患。七旬后，食减人瘦，始停知、柏，尚有目赤畏明、耳腋红肿之患，发时足心如烙，改服八仙长寿丸，体觉渐安。非予喜服苦寒，体性如是耳，补偏救弊，信然。

六味丸

钱仲阳先生为幼科之祖，以小儿纯阳之体，不任辛热，故将仲景八味减去桂、附，以养真阴，是善于用古者。后世大小，通用养阴之剂，遂以六味为宗。然只宜于男子，不利于妇人，阴血自有四物在也。

逍遥散

古方逍遥散，为疏肝散郁第一方。木喜条达，郁则脾土受克，

病生于内，故见寒热往来，头旋胸胀，口苦舌干，目暗耳鸣，咳嗽便涩，月候不调等症，治宜调理肝脾，当归、白芍补肝血之药也；陈皮、白术、茯苓、甘草，补脾土之药也。其中柴胡、煨姜、薄荷三味最妙。论云：东方先生木，木者生生之气，即火气也，火伏木中，木郁则火郁，火郁则土郁，土郁则金郁，金郁则水郁，以一方治木郁而诸郁皆解，逍遥散是也。盖胆为甲木，少阳之气，其气柔嫩，象草穿地而未伸，惟得温风一吹，郁气始得条达。柴胡、煨姜、薄荷之妙，真化工肖物之妙，有难以言语形容者。妇人多郁，郁则生热，薛氏加丹皮、栀子，名黑逍遥，亦善于用古矣！

滋 肾 丸

东垣先生治王善夫小便不通，渐臌中满，腹坚如石，腿裂出水，夜不得眠，不能饮食，思得治法，至旦不寐。因记《素问》云：“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又云：“肾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此病便秘，是“无阴则阳无以化”也。此因膏粱积热，损伤肾水，火又逆上，而为呃噎，内关外格之症悉具，死在旦夕矣！遂处北方大苦寒之剂黄柏、知母各一两，桂一钱为引。药才入腹，须臾前阴如刀刺火烧，溺如瀑泉，肿胀遂消。此亦基于制方者，不入仲景之室，何以能此？

玉 屏 风 散

古方治表虚自汗，玉屏风散，黄芪、白术、防风三味。黄芪补气，专固肌表；白术补脾，专主肌肉；防风为卒伍之职。黄芪畏防风而使之卫外，药至病所，亦犹补中益气之用升柴也。

五 苓 散

五苓散，仲景太阳膀胱之下药也。太阳之邪在表，则汗而发之；在里则引而竭之，此仲景制方之义也。后人通治湿热，泄泻小便不利者多效，遂为湿家通用之方。曾世荣治小儿惊风泄泻用五苓散以泻丙火，渗土湿，云“内有桂能抑肝风而扶脾土”，可谓善用五苓者矣！

地 黄 饮 子

河间云：风病多因热甚。俗言风者，言末而忘其本也。中风而有瘫痪诸症者，非谓肝木之风实甚而卒中之也，亦非外中于风也。良由将患失宜，肾水虚衰，则心火暴盛，水不制火也。火热之气拂郁，神明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无知也。亦有因喜、怒、悲、思、恐五志过极而卒中者，五志过极热甚故也。脾之脉连舌本散舌下，脾脏受邪故舌强，火气炎上，传化失常故津液涌而为痰，痰涎上潮，稠粘难出故作声也。一以属脾，一以为胃，热谓之属火，与土不亦宜乎！此地黄饮子之所由作也。

清 燥 汤

东垣氏言：诸痿生于肺热。以此一句便见治法大意。经曰：“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此固是就生克言补泻，而大经大法不外于此。东方木，肝也；西方金，肺也；南方火，心也；北方水，肾也。五行之中，惟火有二，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故经曰“一水不胜二火”，理之必然。肺金体燥而居上，主气，畏火者也。脾土性湿而居中，主四肢，畏木者也。火性炎上，若嗜欲无节，则水失所养，火寡于畏而侮所胜，肺得火邪而

热矣。木性刚急，肺受热则金失所养，木寡于畏而侮所胜，脾得木邪而伤矣。肺热则不能管摄一身，脾伤则四肢不能为用，而诸痿之病作。泻南方则肺金清而东方不实，何脾伤之有？补北方则心火降而西方不虚，何肺热之有？故阳明实则宗筋润，能束骨而利机关，治痿之法无出于此，此清燥汤之所由作也。

补 中 益 气 汤

东垣李氏云：人以胃气为本，人受水谷之气以生，所谓清气、荣气、元气、卫气、春升之气，皆胃气之别名也。若饮食失节，寒温不适，则脾胃乃伤。或七情耗损元气，既脾胃气衰，而心火独盛。心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其系于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者，元气之贼也。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故脾症始得，则气高而喘，身热而烦，其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其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盖阴火上冲则气高，喘而烦热，为头痛，为渴，而脉洪。脾胃之气下流，使谷气不得升浮，是春生之令不行，则无阳以护其荣卫，则不任风寒，乃生寒热。此皆脾胃之气不足所致也。与外感风寒之症颇同而实异：内伤脾胃乃伤其气；外感风寒乃伤其形。形伤其外为有余，有余者泻之；伤其内为不足，不足者补之。内伤不足之病误作外感而反泻之，是虚其虚也。然则奈何？当以辛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矣！经曰“劳者温之”、“损者益之”。又云“温能除大热”。今立治始得之症，补中益气汤：

黄芪十分 甘草五分 人参三分

以上三味除湿热、烦热之圣药也。

当归身(酒洗)三分 橘红 白术 除胃中热，利腰脐间血，陈皮导气，得诸甘药，又能益元气 升麻 引胃气上腾而复其本位便是行春令 柴胡 引清气行少阳之气上升 以上各三分

右八味^①都作一服，水二盏煎至一盏去渣，食远稍热服。如伤之重者，不过二服而愈。若病久者，权立加减法治之。

腹中痛，加酒炒白芍、炙甘草；恶寒冷痛，加去皮中桂；恶热喜寒而腹痛者，于加白芍、甘草中更加生黄芩二三分，天凉时恶热而痛，芩、桂并加少许。

如天寒腹痛，去芍药加益智仁、半夏、生姜，以芍药味酸而寒故也。

头痛加蔓荆子，痛甚加川芎，脑顶痛加藁本。如苦痛者加华阴细辛二分。

如脐下痛者，加熟地黄五分，其痛立止，如不止者乃大寒也，更加肉桂二三分。《内经》所说少腹痛皆寒症，从复胜中来也。经云：“大胜必大复。”从热病中变作也，非伤寒厥阴之症也。

如胸中壅滞，加青皮二分；如风湿相搏，一身尽痛，加羌活、防风、苍术。病去勿再服，以风药损人元气而益其病也。

如大便闭，加当归梢，闭结不行者煎成汤，先用一口调元明粉一钱，得行则止。此症不宜下，下之恐变凶症也。

如春月咳嗽加佛耳草、款冬花，夏月咳加五味子、麦冬。

如病人能食而心下痞，加黄连一二分，不能食而心下痞勿加。

如胁下痛，或胁下急缩，俱加柴胡一倍。

清暑益气汤

经曰：“脉虚身热，得之伤暑”。又曰：“阳气者，卫外而为固也。”“热则气泄”。今暑邪干卫，故身热自汗。以黄芪甘温，补之为君；人参、当归、橘皮、甘草，甘微温，补中益气为

^①右八味：原版为竖排，故曰“右”。

臣，苍术、白术，泽泻渗利而除湿，升麻、葛根，甘苦性平，善解肌热，又以风胜湿也；湿伤脾胃，则食不消而作痞满，故炒曲、青皮，辛甘微温，消食快气；肾恶燥，急食辛以润之，故以黄柏苦寒，借甘味泻热补水，滋其化源；以参、麦、五味救天暑之伤于庚金为佐，名曰清暑益气汤。

葛花解酲汤

夫酒者，大热有毒，气味俱阳，乃无形之物也。若伤之，只当发散汗出则愈。其次莫如利小便，葛花解酲汤主之。

莲花青皮三分 木香五分 陈皮 人参 茯苓 猪苓各五分
白术 神曲 干姜 泽泻各二分 砂仁 白蔻仁 葛花各五分

共为细末，每服三钱，白汤调下，得微汗，酒病去矣。

枳术丸

易水张先生常戒服药不可峻利。药才下咽，施化其标皮之力，便言快也。所伤之物已去，若更待一两时辰，药尽化开，其药之峻利，自有性情。病去之后，脾胃更损，真气、元气则坏，促人寿命。当时设下一药，枳实一两，麸炒黄色，白术二两，土炒黄色。只此二味，荷叶烧饭为丸。以白术甘温补脾胃之元气，其中苦味除胃中之湿热，利腰脐间血，先补脾胃之弱过于枳实克伐之药一倍；枳实味苦寒，泄心下之痞闷，消化胃中所伤，药入胃，其所伤不能即去，须待一二时辰，食才消化，是先补其虚，而后化其所伤则不峻利矣。当此之时，未悟用荷叶烧饭为丸之理，老年味之始得，可谓奇矣！荷叶之物，中央空，象震卦之体，震者动也，人感之生。足少阳甲胆者，风也，生化万物之根蒂也。经曰：“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人之饮食入胃，营气上行，即少阳甲胆之气也。胃气、谷气、元气、甲胆上升之气一也。荷

叶之体，生于水土之下，出于污泥之中，挺然独立，其色青，其中空，象风木者也。食药感此气之化，胃气何由不上升乎！其主意用此一味为引，可谓远识深虑，合于道者也。更以烧饭和药，与白术协力滋养谷气而补胃，再不致于内伤，此东垣先生老年致戒之说也。推而广之，胃中痰滞则有橘半枳术，食滞则有曲柏枳术，正气虚则有人参枳术，实则有三黄枳术，此用方之妙义也。所云荷叶烧饭者，是以荷叶煮汤作饭。用荷叶包饭煨而用之者非。

六 一 散

河间六一散，滑石六两，甘草一两，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义。治盛夏暑湿生热，心烦口渴，小便不利等症，真善于制方者。保赤家加辰砂、琥珀治小儿夏月暑热生风，尤为对症之药。

青 蒿 丸

近时有制青蒿丸送人者，服之不效，药味杂也。《保婴集古方》青蒿丸：青蒿节内虫十条、硃砂、铅粉各五分，杵为丸，粟米大。一岁一丸，乳汁送下。云“治惊风，百不失一”。其诗云：

一半丹砂一半雪， 其功只在青蒿节；
任教死去也还魂， 服时须用生人血。

生人血，人乳也。

此治心包肝胆痰热生惊之方也。青蒿节内虫，能入脏而清热，硃砂、铅粉能入心包坠痰，病入心包肝胆者用之效，邪未入脏，不可轻投。

保赤诸方，当以钱氏为宗。五脏见症，各有治法。如肝脏之泻青丸，心脏之导赤散、泻心汤、生犀散，肺脏之泻白散、补肺阿胶散，脾脏之泻黄散、益黄散，肾脏之地黄丸，分门立方，至当不易。不读钱氏书，未有能知保赤者。

张、刘、朱、李，临病制方，医家习其法，辨症不差，用之多效。惟张介宾先生，盈尺之书，述古者人所共晓，《新方八阵》，全以理言，非临病治验之方，是窗下所制，以待病者，谓之纸上谈兵。病家查阅调理未尝不可，医家执而用之，多不获效，非应敌之兵也。

医者意也。临症要会意制方，要有法，法从理生，意随时变，用古而不为古泥，是真能用古者。

罗太无言：以古方治今病，如拆旧屋架新屋，其材木非一，不再经匠氏之手，其可用乎？

喻嘉言先生云：医家当先读无方之书，后读有方之书。《素》、《灵》、《甲乙》、《难经》，无方之书也。张、刘、李、朱，有方之书也。

学士商辂云：“医者意也。如对敌之将，操舟之工，贵乎临机应变。方固难于尽用，然非方则古人之心弗传，茫如望洋。如捕风必有率意失之者矣。方果可以不用乎？虽然方固良然，必熟之《素问》以求其本，熟之《本草》以究其用，熟之诊视以察其症，熟之治疗以通其变，始乎用方而终于无俟于方，夫然后医之道成矣！”此论最为精切！

药性解

药之有性，犹人之有性，天所赋也。识其性然后用之，不知其性而轻用，鲜有不败事者。《纲目》分门辨类，药无巨细，先释名，次辨误，次修治，然后因其形色气味之各别，以合乎脏腑经络而施之。补泻之用，《本经》以下，代有增补。药品日繁，

何能尽识？医家选用古方，各随风土之宜，以合君臣之制。凡用一药，先读《本草》者知其体，次究古方者知其用，体用既明，然后置诸囊中，一有疑焉，未可轻试。仲景方箭无空发，东垣方众志成城，如练兵练将，各尽所长。要使吾心之精神与药之气味两相融洽，则药为我用，自有得心应手之妙！若不亲尝气味，训练乎平日，不可以为医也。为记药性解，欲学者知药之性，则知所用矣。

参芪之气，秉天地冲和之气，所谓得气之粹者为良是也。其气入胃，与人之元气相合，故能相生相长，以成补益之功，此参芪之用也。四物、阿胶，得天地阴成之味，其味入胃，与人之阴液相亲，故能相生相长，以存其根，此四物之用也。有气血两虚而后用者，有五脏偏亏各随其所喜而加引经之味者，是在临症变通，各从其类可也。

冬令伤寒初感，病在太阳，尚未传里，麻黄、桂枝两把火往外一撑，严寒之气，何患不解？此仲景麻黄、桂枝之用也。寒邪入里，变而为热，则有苦寒之味，三黄、白虎、承气等方从内而泄，此仲景攻下之用也。寒在表，以辛温之气散之；热邪入里，以苦寒之味泄之。《经》所谓“升、降、浮、沉则顺之，寒、热、温、凉则逆之”是也。

良药治病者，草木之性，顺天之生气也；毒药攻病者，蜚虫、水蛭、砒石、硝黄之类，驱地之戾气也。病来杀我，我不杀他，不足以为治，势不两立之用也。医家能施毒药固是高手，一或有差，大命随之矣。胆欲大而心欲细，至言哉！

人 参

《纲目》注云：人参，《本经》称人蔘，或省笔作蔘字。以年深浸渐长成，根如人形，故谓之人蔘。后世因字文繁，遂以参、星之字代之。张仲景《伤寒论》尚作蔘字，从古本也。或云唐本作参字，非参商之参，谓人参受天地之正气而得人形，与天地之

气并立为参，是参字之义也。

《纲目》人参生上党山谷及辽东，二月八月上旬采根，竹刀刮去皮，曝干无令见风，状如人形者有神。上党今潞州也。其次用高丽者，高丽地近辽东，所产人参不及上党者。欲试上党参，但使二人同走，一含人参，一空口，急走三五里，其不含人参者必大喘，含者气息自如，人参乃真也。

高丽人作人参赞云：三桠五叶，背阳向阴；欲来求我，椴树相等。但言采取，未及功用。椴树甚大，阴广则多生，采作甚有法，其味与上党者同，其形体与上党者小异，上党者有狮头，高丽者无狮头也。

唐·韩翃诗《送客归上党》有“佳期别在春风里，应是人参五叶齐”之句，则唐时已重上党人参矣！三桠五叶，其产与高丽同也。

古本人参重上党，力胜也。至明末，上党参力渐薄，入药无功，始重辽参。辽参初采，红润肥大，肆中所货，一枝有重三五钱者，价不过十换。曾闻前辈有言，误服人参三五分，有发狂者，阳气如此之旺也。

人参得天地正阳之气而产于阴，此即阳根于阴之义。其味入口，先苦后甘。此苦味非苦寒之苦，是炎上作苦之苦，先苦后甘，火生土也。若作寒字解，岂能后甘？

人参之生三桠，法三才；五叶，应五行。金井玉阑是其体，先苦后甘是其味，功力之大，能回元气于无何有之乡，岂区区凡草可同日语哉！

人参之体，柔熟为上，白熟次之。柔者软也，非取其色之油润也。白熟者皮白而中润，并不枯硬。若皮白而粗，揉之枯硬者，不堪用。

一部《本草》，归之形、色、气、味四字。形色，药之体也；气味，药之用也。药之主病，气味为重。人参之伪在形似，明者自能辨。予所辨者，在气味。

人参一片入口，咀之先微苦而后甘，愈咀愈雋，津液自生，是人参之真味也。

今之狮党无苦味，入口咀之但甘淡耳，此其力之所以薄也。人参之伪，不止于莽莠，或全苦而不甘，或但甘而不苦，或带辛酸之味。挟利者取形似以害人，予故以味辨之。

高丽参其味与辽参相近。迩来参价贵甚，有以高丽参感人者，其形色大略相似，予取尝之，全无参味，是高丽参亦假也。

洋参皮白而中实，金井玉阑，但欠红润耳。入口咀之先苦后甘，颇似人参。咀之久，其味厚于人参，汤亦浓于人参。人参气味俱薄，得冲和之气，浑然自升，元气之所以生也。洋参味厚而汤浓，沉阴而降，乏冲和之气，非金玉之君子，用者详之。

近岁以来，辽参采取日繁，生长不及市中所货，枝小而力薄，略可观者二三百换，自古以来所未有也。贫士无力服，医家因伪多不敢用，遇一虚症，听命而已。

人参之用甚多，其大纲有四：一参芪，二参麦，三参附，四参连。临症变通，用之的当，其功未可尽录也。

地 黄

《本经》干地黄，取生地黄百斤，择肥大者六十斤，洗净，晒令微皱，以四十斤洗净，木臼中捣汁，投酒再捣，绞取汁，尽拌地黄，日中晒，或火干，此古之干地黄也。生地黄，掘取鲜者捣汁，只入犀角地黄汤，及小儿痘症大热，斑狂失血之症。余皆用干者。

熟地黄，仲景八味丸始用之，蒸晒九次，为滋补肝肾血液之第一药。后世始与干地黄分用。妇人四物汤中所用者，干地黄也。肆中制作不精，凡用亦宜淡酒洗净，晒干，咀断用。

地黄纯阴之品。火与日，阳也。蒸晒九次，阳之极也。从阳引阴，从阴引阳，成交泰之象，其色纯黑，其液尽透，大有阳生阴长之义。仲景八味丸用作阴中补阳之药，盖阴之体，阳之用也。桂、

附之力依熟地之力以为功，故无灭裂之患，是用药相制之法也。

肉 桂

《别录》云：桂生桂阳南海。陶弘景云：南海即是广州。陈藏器云：桂林桂岭因桂得名。今之所生，不离此郡。从岭以南际海，尽有桂树。嵇含《南方草木状》云：桂生合浦、交趾，生必高山之巅，则桂为炎方之木，禀纯阳之气而生。今则岭广以南，所产之地甚多。“趾州因桂名”一语，则今之所用者非假。用之不差，其功自在，但取新而肉厚者，不必定求交趾。

附 子

附子野生者近时难得。《本草》所称底平八角，重一两已上者，则野生数年之附子。今之附子虽出西川，皆种而生，如种芋然，一岁一收，那得底平八角？较之野生则力薄矣。凡用须自制，拣大者小便中浸三日，洗净晾干，面裹煨，令发圻，乘热切片，磁瓶收好用。

仲景《伤寒论》附子用作驱寒之药。八味丸附子为少阴向导，其补自在地黄。后世以附子为补，误矣！附子走而不守，何补之有？

炮 姜

柯韵伯《伤寒论注》云：凡治伤寒，当知惜津液，津液一伤，病不能解。炮姜为损津液第一药，以辛温大热之胜而更炮之以烈火，胃无直寒，何以堪此！唇焦齿稿，四肢反厥，吾见多矣，欲求病解，得乎？

仲景为制方之祖，《伤寒》、《金匱》二书，如四逆、真武、理中、白通诸方，为救急驱寒之重剂，皆用干姜，无所谓炮姜者。即丹溪、河间、东垣诸方，亦未之见。喻嘉言治卒中寒邪，讲明仲景救急回阳之法，亦从古法用干姜，则炮姜为后世之制可知。

俗医不察，动辄轻投，杀人多矣！

桂、附之纯阳，天之阳也。天之阳，阳中必有阴，桂之有油，即有阴矣。附子置器中，久之则器润，即有阴矣。干姜虽极辛辣，其中尚含生气，炮之以烈火，生气何在？

其有四时感冒之症，多见恶寒指冷，只宜生姜以温散，干姜尚不可用，况炮姜乎！

药之炮炙有二：脾胃药谷芽、神曲、芪、术、甘草之类，宜炙者，脾喜燥，火生土，借火力而为用也。芩、连、知、柏，有宜酒炒者，制其苦寒之过，借酒力而达表也。干姜之性，秉天地之阳，业已温矣，何待于炮？

或谓止血之药多炒黑用，如荆芥、蒲黄之类皆是。

予曰：荆芥本血分药，炒黑能去血分之风而止血。蒲黄性涩，炒黑亦能止血。血之为病，热则妄行，炮姜岂容轻试！

或曰：荆芥、蒲黄，轻浮之性，炮姜力猛，直达下焦，去恶生新，能引血药至气分而生血，子何訾之深也？

予曰：大剂四物，少加熟附佐之，未尝不可。若必藉炮姜止血，吾恐其逼血妄行，血海为之竭矣！

此系有关性命之药，故谆谆及之。

姜以川产者力胜，故书称“蜀姜”，取色淡黄者为上，肉黑者不中用。

白 附 子

白附子阳明风药，大热，纯阳，与附子相类而色白故名。古方牵正散用之，除面瘫用之。陶宏景云：此药久绝，无复真者。今之白附，体圆脐正，非附生可知。亦鬼臼、由拔之类耳。用为面药，不见其害，汤丸中不用为是。牵正散予以石菖蒲代之。

款 冬 花

《本草备要》一书，由博返约，归于正宗，为医家便读之书。

其中可议者惟款冬花一味，随诸家杂演成文，似非翻庵手笔。既曰“辛温纯阳”，则偏胜之药也；又曰“泻热润肺消痰除烦”，岂有辛温纯阳之性而能泻热除烦乎？至若“定惊明目”一句，尤属支离无从着落。药为补偏救弊而设，断无寒热虚实皆可施用之理。予故急为指出，用者详之。

款冬花开于隆冬，感一阳之气而生，蕊小色红，气微辛能温肺散寒，治肺寒咳嗽之药也，肺热嗽者忌用。东垣佛耳草，气热味酸，亦治寒嗽之药，故用款冬为之使。

大 黄

大黄，大苦大寒，气味俱厚，沉阴而降之药。积瘀生热，及瘕瘕积聚，痞满坚实之症，闭结不通，以荡涤肠胃，推陈致新，如定祸乱以致太平，所以有“将军”之号。古言用药如用兵者此也。凡救急之药，病不急者不用。病急须用其全力，畏首畏尾，医之下也。仲景三承气，太阳经酒浸，阳明经酒洗，余不用酒。东垣谓其下行最速。若邪热在上，非酒不至，必用酒浸，引至至高之分，驱热而下，如物在高巅，必射以取之也。若用生者，则遗至高之邪，病后或目疾，或喉痹，或头肿，或膈上热痰生也。此之谓节制之兵，若近世之九制大黄，猛利之性全消，攻坚破积不及凡品，徒有将军之名而无其实，大黄之不幸也。试思以霸王之勇而束缚其手足，奥至阵前，可能却敌否？

上工治病力在驱邪，攻坚破敌如救焚拯溺，刻不容缓。故仲景为医之圣，调补之方中工能讲之。

或谓：如子所言，则九制大黄竟成无用之物矣。

予曰：亦有可用之处。如大肠血燥，闭结不行，配当归、枳壳、麻仁为润肠之剂，亦对症之药也。此外无合用者。

予前集有九制胆星亦成无用之物，而有肝胆蕴热，发为癫狂之症，用为引经，竟与此同。

九制之药，大概利于补，不利于攻，地黄、首乌为滋补良

药，故宜于蒸晒，愈蒸则其液愈透，其味愈厚，守而不走，其力乃纯。大黄之用，气味俱厚，走而不守，气先至而味随之，九蒸则气散，气散则所存者渣滓耳，故无用。

陈 皮

予师尝论药性云：药先入胃，必胃和而后药力行。陈皮一味，能补能散，可升可降，药之取效，陈皮之力居先。须各广产二三年者为上，新者气烈。半夏亦然。

予遵其说，至老不易。

厚 朴

予每妙厚朴而畏其气之辛烈，一室之中，逾时乃散，谓子弟曰：此非良药也。《本草》“苦温能散”，实满胃中，壅闭不行，可稍稍用之。胃无壅闭而轻用则元气受之矣！尔辈宜知之。平胃散用之者，佐苍术而为消；承气汤用之者，佐大黄而为下。承气汤仲景之利剂也，大黄、芒硝之猛，厚朴佐之，从胃中推荡而下，将军之功尚赖其助，则厚朴亦将军也。不逢大敌，将军可轻动乎？

天 麻

天麻苗名赤箭，一茎直上，有风不动，无风反摇，故又名定风草。岁生十二子，闰岁生十三子。其茎中空，子从中落，名“还筒子”，有还源之妙，返本归根之义。不独能治风，亦补肝肾之药也。血虚生风者宜之。妇人肝热生风，头眩晕黑时，四物汤中加用多效。用治小儿惊掣，用之浅者也。

桑 寄 生

草木生乎土，皆以土为母。寄生生于桑，则以桑为母矣。桑乃箕星之精，故能治风。寄生得桑之全力，其功倍于桑枝，能利

无汗能发，有汗能止，古方多用之。大枣，北枣也，沉重味厚，长于补脾，和营卫之功小枣为上。小枣入水轻浮，合之生姜，辛甘升阳，能致病所。予邇来所用皆小红枣也。

辰砂 琥珀

琥珀木体，冲服则浮；辰砂石质，冲服则沉。虽镇心安魂之药，若加一二分子煎剂，不能入胃，用之何益？凡用此者，必先为末，置器中，以熟蜜一二匙调匀，然后以汤冲服。止血方中有用棕灰、发灰者，亦宜先用蜜调，不尔则泛。

饭 膏

近有吊米露之法，病不能食，以之代饭。予见饮米露者数人，病加而谷绝。米露之性，一团火气上升而出，与烧酒同，虽无曲、粕，其理一也。莫若以熟米作饭，饭成再入砂锅煮烂，夏布绞出饭汁，洁白如膏，浓厚和软，不难吞咽，冲和之性与粥饭间，胜于米露多矣！

甘 草

叶时可先生一日观钓鱼而悟甘草之用，谓予曰：鱼竿在手，所用者丝与钩也。投竿于水，丝属木而性浮，钩属金而性沉，腰间必系一泛，留于水面，能使浮者不浮，沉者不沉，钓者之心视为准，则是钓鱼无需于泛子，非泛子竟不能得鱼。药中之甘草极似之，以其味长于甘而守中也。古称甘草能和百药。药留于胃，则从容分布，升者循经，降者入腑，非甘草所治之，病而药之得力皆赖其停顿之功，无用之用大矣哉！

节录名言医者当识

医家应读之书甚繁，《素问》、《灵枢》，初庵先生辑成

《类纂》；《本草》亦成《备要》，可谓便读之书矣！岐黄教人“治病必先岁气，毋伐天和”，故详言乎气运。《南华》有言：寇莫大于阴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在气交之中，与万物同体，不由生人生物之显然可见者，寻绎之，则阴阳之患，渺不可得。故于医经而外，采录名言，作岐黄之羽翼，为仲景之津梁。理达人情，语皆实录。一木之叶，一虫之臂，莫非天之所生，地之所成，中含太极，外应五行，运随时转，道与日新。识其道者可以治病，可以保身；不知其道，茫茫四顾，恍若迷津。欲传薪于后学，宜远汲乎古人。

李时珍曰：天造地化，而草木生焉。刚交于柔而成根茎，柔交于刚而成枝干。叶萼属阳，花实属阴。得气之粹者为良，得气之戾者为毒，故有五形焉，五气焉，五色焉，五味焉，五性焉，五用焉。炎帝尝而辨之，轩岐述而著之。此《纲目》之小序也。草木之交，无人指出，《纲目》之所以称大成也。

刘完素曰：药之用，必本于气味。寒、热、温、凉，气生于天；酸、苦、辛、咸、甘、淡，味成于地。是以有形为味，无形为气，气为阳，味为阴，阳气出上窍，阴味出下窍，气化则精生，味化则形长。故地产养形，形不足者温之以气，阳生则阴长；天产养精，精不足者补之以味，阳根于阴。故有七方十剂，以尽药之用。此太古先师设绳墨而取曲直，叙世方士出规矩以为方圆。夫物各有性，制而用之，变而通之，其功用岂有穷哉！

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周流不息之谓行。阴阳者，五行之父母也。草木之生，根茎为奇，甲坼为偶，合抱之木，皆从偶中出。经曰：天地气交，万物华实。《易》曰：天地不交，万物不生也。李时珍

梅、杏、桃、李，花皆五出。其中有六出者，实必双仁，奇偶之相应也如此。

凡诸果实中含生意，故称仁，仁皆顾祖，故根本不可失。

水潜故蕴为五精，火飞故建为五臭，木茂故华为五色，金坚故

实为五声，土和故滋为五味。关尹子

升者为火，降者为水。欲升而能升者为木，欲降而不能降者为金。惟土能始终之。

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众胜寡，故水胜火；精胜坚，故火胜金；刚胜柔，故金胜木；专胜散，故木胜土；实胜虚，故土胜水也。《白虎通》

木与木相摩则燃，金与火相守则流，月固不胜火于是乎有僨然而道尽。

月金魄，水所生也，不能胜火。僨音颓，衰敝之貌。其道尽，因以地水救之。《庄子》

夫湿之至也，莫见其形而炭已重矣；风之至也，莫见其象而木已动矣；日之行也，不见其移，骐驎倍而驰；草木为之摩，阳燧未转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风也，草木未动而鸟已翔矣；其且雨也，阴愷未集而鱼已潜矣。以阴阳之气相感动也。故寒、暑、燥、湿，以类相从；声响疾徐，以音相应也。《淮南子》

阳燧在掌而太阳火，方珠运握而少阴水。抱薪救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湿者先濡。

《月令》二分之日：日夜分则同度量。均衡石，角斗甬，正权、概。二至之日，阴阳争，死生分。验气至，于前三日垂土炭于衡，两端轻重均，阴气至则土重，阳气至炭重。《天文志·以铁易土》

《月令》：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本草》夏枯草冬至生，夏至枯。阴阳迭变，毫厘不爽。

书称：桐叶知闰，黄杨厄闰。《月令·广义》云：草木皆知闰，不独桐叶也。棕木岁长一节，棕毛十二片，闰岁得十三片。凤尾草左右十二翎，闰岁得十三翎。芋生十二子，闰岁益一子。藕生应月，月长一节，遇闰则益一节。草木之受气如此。

升、降、浮、沉，物之性也。曾子云：击舟水中，鸟闻之而高翔，鱼闻之而深潜。《易》言：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

则各从其类也。

子夏问于孔子曰：“商闻易之生人，及万物鸟兽昆虫，各有奇偶，气分不齐，而凡人莫知其情，惟达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为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数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从奇，奇主辰，辰为月，月主马，故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时，时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风，风主虫，故虫八月而生。其余各从其类矣。鸟鱼生于阴，而属于阳，故皆卵生；鱼游于水，鸟游于云，故立冬则燕雀入水化为蛤。蚕食而不饮，蝉饮而不食，蜉蝣不饮不食，万物之所以不同。介鳞夏食而冬蛰，鼈吞者八窍而卵生，咀嚼者九窍而胎生，四足者无羽翼，戴角者无上齿，无角无齿者膏，无角无后齿者脂。昼生者类父，夜生者类母。是以至阴主牝，至阳主牡，敢问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闻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闻‘山’书曰：地东西为纬，南北为经，山为积德，川为积刑，高者为生，下者为死；丘陵为牡，溪谷为牝；蚌、蛤、龟、珠，与月为盈虚。是故坚土之人刚，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丑。食水者善游而耐寒，食土者无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绪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气者神明而寿，食谷者知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虫三百六十而凤为之长，毛虫三百六十而麟为之长，甲虫三百六十而龟为之长，鳞虫三百六十而龙为之长，裸虫三百六十而人为之长。此乾坤之美也。殊形异类之数，王者动必以道动，静必以道静，必顺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谓之仁圣焉。”子夏言终而出，子贡进曰：“商之论也何如？”孔子曰：“汝何谓也？”对曰：“微则微矣，然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家语》

东方有比目鱼，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鰈。南方有比翼鸟，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鶼鶼。西方有比肩兽，与邛邛岷虚比为邛邛岷虚，齧甘草即有难，邛邛岷虚负之而走，其名谓之𧈧。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中有积首蛇焉。此四方中国之异气也。

《尔雅》

雷公《炮炙论》序摘言：鲑鱼插树，立便干枯；用狗胆涂，却当荣盛。无名止楚，无名异石药也；楚，痛也。截指而似去甲毛，截去指头傅之，如去甲毛，不觉其痛。圣石开盲，明目如云离日。铁遇神砂，如泥似粉；石经鹤粪，化作尘飞。断弦折剑，遇鸾血而如初；以鸾血作胶，涂折处，铁永不断。海竭江枯，投游波而立泛。游波，燕也。令铅拒火，须仗修天；今呼为补天石。如要形坚，岂忘紫背。紫背天葵，草名。长齿生芽，赖雄鼠之骨末，齿折不生者，取雄鼠脊骨作末指折处，齿自生。发眉堕落，涂半夏而立生。以生半夏茎杵，取涎涂之。

橘逾淮化为枳。《周礼》貉逾汶则死。《考工记》是囿于地气也。

鸟生于林，其羽象叶；兽生于山，其毛象草；鱼生于水，其鳞象纹。此地气之承天也。李时珍

羊无瞳而视，蛇无足而行，鱼无耳而听，蝉无口而鸣。兔丝无根依木而生，水母无目以虾为目。天之所以庇其不全也。

象胆游行于四足，獭肝月分一叶。龙蛇之蛰，虫鸟之鸣，随一岁之气运也。

冥荚朔生望落，月季花月开一度，随一月之气运也。

山鸟朝嘯，水鸟夜嗽，猫睛十二时变，随一日之气运也。

雄鸣上风，雌鸣下风；雄翼掩右，雌翼掩左。此一定之天也。

《禽经》

葵花向日，菱花向月，鸛鹄南飞，柏叶西指，是天性之不可夺者。

蜒蚰食蟬蛆，蟬蛆食蛇，蛇食蜒蚰，三物相逢，至死不动，物之相畏，有如此者。

人有忌漆者，见漆而发疮肿；曾患疔疮，见麻勃而立死；食蓖麻者，一生不得食炒豆，犯之则胀死。物之相忌有如此者。《纲目注》

磁石引针，琥珀拾芥，气相感也。磁石不能取急铁，一说磁石不受曲针，琥珀不能吸腐芥。物之腐败，生气绝矣，故不受。

《化书》

腥羶委地，群蚁自来，不待招也；冰盘在室，苍蝇自去，不待驱也。

食梅津生，食芥泪堕，此液之自外夺也。悲则涕生，愧则汗发，此液之自内致者也。《庭门子》

人之瞳子黑，故昼见夜不见，阴与阴合也；獭之瞳子赤，故夜见昼不见，阳与阳合也。虎、豹、猫、犬、驴、马之瞳子黄，故昼夜皆见。《眉公秘笈》

男子稟天之阳，阳气聚于面，男子面重，故溺死者俯；女子稟天之阴，阴气聚于臀，女子臀重，故溺死者仰。褚尚书澄

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阳数奇，阴数偶。男长女幼者，阳舒阴促，男三十筋骨坚强，任为人父；女二十，肌肤充盛，任为人母。合五十，应大衍之数，生万物也。《白虎通》

续刻落成喜而占此

医是儒家事， 儒家未肯兼；
变蕞成我志， 种杏为谁甜；
识以经多广， 心缘戒慎严；
此肱闲不住， 筭管暇时拈。

保赤当恒产， 朝斯夕在斯；
不慙为道小， 但恐济人迟；
有验皆留简， 无稽非我思；

杜陵曾有句， 得失寸心知。

针艾初知穴，生疏业不加；予少过姑苏虎丘谒前辈
尤松年先生，留三月，师其针艾，未卒业而归。

一心师尹圣，汤液作生涯；伊尹不事针灸，著《本
草》、《汤液》。

草木多殊性， 君臣习大家；
寄言诸后起， 毋使用时差。

望色知生死， 良工早见机；
但求无鬼债， 何暇计人非；
洁己名能保， 贪功罪有归；
顺时调气运， 心理莫相违。

著书难闭户， 创藁每焚膏；
好辨非得已， 年衰敢告劳；
情怀忧耿耿， 岁月水滔滔；
收拾余生事， 都归这一遭。